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47n1976

西方合論

明 袁宏道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重刻西方合論序
  - 西方合論敘
  - 西方合論引
  - 西方合論標註跋
  - 珂雪齋紀夢
  - 1 剎土門
  - 2 緣起門
  - 3 部類門
  - 4 教相門
  - 5 理諦門
  - 6 稱性門
  - 7 往生門
  - 8 見網門
  - 9 修持門
  - 10 釋異門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  - 7
  - 8
  - 9
  - 1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1976

重刻西方合論序

儒以三綱五常，奠乾坤而正人類；至於截生死逆流，出三界火宅，必資佛教。十方三世佛，而阿彌陀為第一也；諸佛各有所攝受之淨土，而西方極樂世界為第一也。念佛求生淨土，功行觀門無窮；而執持名號，一心不亂為第一也。古今聖賢，讚淨土教念佛，如天台《十疑論》、永明《萬善同歸》、天如《或問》、龍舒《淨土文》，諸書已詳；而義類散見，卷帙分函，至大明雲棲大師《彌陀疏鈔》，為集大成。又有楚公安袁石公先生諱宏道者，所著《西方合論》，會通異同，決釋疑滯，闡發玄奧，直指趣歸。佛經而祖緯之，兄舉而弟揚之，誠儒家之無著、天親，論部之馬鳴、龍樹。可謂：現宰官居士身，而弘同居同事攝矣。念佛至此，方為圓教；淨土得此，方稱惟心。達理之士，宜人手一編，日披數次。顧《疏鈔》已盛行于世，而《合論》或罕識其文。今末法式微，劫運方起，娑婆四眾，速宜願生，而不無宗教之岐路、禪淨之疑情，使蓮花忽開忽謝、淨域若近若遠，此阿彌陀佛所為悲切以急需，而假廣長舌相于袁氏之書以疾呼也。

之夔夙承佛恩，蹇滯濁界，歸命斯道，思廣是書，而艱於力。有居士道友甘爾翼字右民，與其仲氏甡字左民者，同志淨業，適見《合論》，大慊本心，歡喜讚嘆，遂捐資授梓，偕眾成之，俾袁氏之水月重朗，而蓮池之華果普周。人人念佛見佛者，繇乎獲覩是書；人人得力是書者，繇乎重新斯刻。多一人生淨土，宛轉作我導師；早一日證無生，長遠續佛慧命。凡忠臣孝子、義夫節婦，及蜎飛蠕動，皆樂邦之伴侶；凡參禪誦呪、持戒修福，與治生雜務，皆往生之資糧。凡勸念一聲、靜閱一刻、演說一字、流通一處，皆功德壽命之無量。事理真寔，不誑不妄；生佛平等，非易非難。淨土在我目前，大願當人一念。吁蔑以加矣！

彊梧大[洞-口+并]獻中秋望，菩薩戒弟子閩中周之夔稽首書。

枕江亭主人　甘爾翼謹識

袁氏一門，向心淨土，紀夢其驗也。余讀《中郎先生集》至家報，每合掌贊誦。其書云：「聞大人及一家眷屬，俱歸心白業，此人間第一希有事；專持名字，有甚麼難？而人自生疑阻。蓋此等大富貴，天自不肯輕易與人也，又必堅行善法，以利濟忍耐，破人我慳貪等相，為作聖作佛吃緊事，皆今日銖錙必較者之良藥。先生所為，夢中獨以勤行方便，憐憫一切，叮嚀不置也。」讀是編而不慨然省發，豈人情也哉？適周章甫先生，指示念佛路

徑，袁子《合論》盡乏，并授紀夢以為《合論》之勝，余迺得取是書以觀，而余弟牲與豚子佑，病中聞其說，皆起信念，遂付重梓，用相勸勉。因以告于
智慧長者，若以余為寒而暄者之獻日，良愧！良愧！

西方合論敘

香光子避囂山剎，修習淨業。有一禪人，濶視高步，過舍而譚。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《淨土合論》，閱未終篇，抗聲言曰：「若論此之法門，原用接引中下之根。何者？中下根人智慧輕微、業力深量，以憶佛念佛，獲生淨土，如頑石附舟，可以到岸，誠宜念佛。至於吾輩，洞了本源，此心即是佛，更于何處覓佛？此心即是土，更于何處見土？于實際理中，覓生佛、去來、生死三世之相，無一毛頭可得，纔說成佛，已是剩語，何得更有分淨分穢、捨此生彼之事？若於此處悟得，是自在閒人，即淫怒痴皆是阿彌平等道場，如如不動。何乃舍却已佛，拜彼金銅？且謂悟與未悟，皆宜修習，無事生事，吾所不曉。」
香光子聞而太息曰：「若汝所言，止圖口角圓滑，不知一舉足將墜于火坑也。生死無常，轉眄即至，如何熟記宗門見成相似之語，以為究竟？都云：『我已成佛，不必念佛。』若約理而言，世間一蚤一虱，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，無二無別。乃至諸佛成等正覺，證大涅槃，本體未嘗增得一分；眾生墮三塗，趨生死海，本體未嘗減却一分。如如之體，常自不動；生死涅槃，等是妄見；亦無如來，亦無眾生。於此證入，亦無能證之人，亦無所證之法，泯絕心量，超越情有；大地無寸土，佛之一字，向何處安著？至於進修法門，於無修證中修證，於無等級中等級，千差萬別。雖位至等覺，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。從上祖師，所以呵佛斥教，一切皆遮者，止因人心執滯教相，隨語生解，不悟言外之本體，漫執語中之方便；一向說心說性、說空說幻、說頓說漸、說因說果，千經萬論無不通曉；及問渠本命元辰，便將經論見成語言抵對，除却見成語言，依舊茫然無措，所謂數他家寶，已無分文。其或有真實修行之人，不見佛性，辛苦行持，如盲無導，止獲人天之果，不生如來之家。於是諸祖知其流弊，遂用毒手，剗其語言、塞其解路、拶其情識，令其苦參密究，逆生滅流，生滅情盡，取捨念空，始識得親生父母、歷劫寶藏。却來看經看教，一一如道家中事；然後如說進修，以佛知見，淨治餘習。拜空花之如來，修水月之梵行，登陽焰之階級，度谷響之眾生，不取寂證，是謂佛種。正如杲日當空行大王路，不同長夜趨走攀荊墮棘，豈謂一悟之後即同極果，如供奉問岑大虫：

『果上涅槃，天下善知識證否？』岑曰：『未證。』奉曰：『何以未證？』岑曰：『功未齋於諸聖。』奉曰：『若爾，何得名為善知識？』岑曰：『明見佛性，亦得名為善知識也。』弘辨禪師曰：『頓明自性，與佛同儔。然有無始染習，故假對治，令順性起用，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。』溈山曰：『初心從緣，頓悟自理，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，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，即修也。不可別有法，教渠修行趣向。』若論諸祖師為人之處，壁立萬仞，大火聚中，觸之即爛；刀鎗林裡，動著便燒；未曾開口，已隔千里萬里，至機緣之外，平實商量，未嘗盡絕階級，盡遮修行。《傳燈錄》中分明詳悉。大慧中峰，言教尤為緊切，血誠勸勉，惟恐空解著人，墮落魔事。何曾言一悟之後，不假修行，頓同兩足之尊，盡滿涅槃之果？後世不識教意，不達祖機，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，以為行持。昔之人為經論所障，猶是雜食米麥，不能運化；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，排因撥果，越分過頭，是日取大黃巴豆，以為茶飯也。自誤誤人，弊豈有極？是以纔入此門，便輕十方如來，莫不自云：『無佛可成，無行可修。』見人念佛，則曰：『自性是佛。』見人修淨土，則曰：『即心是淨。』言參禪則尊之九天之上，言念佛則蹂之九地之下。全不思參禪念佛，總之為了生死，同是出苦海之橋梁，越界有之寶筏，事同一家，何勝何劣？參門之中，所悟亦有淺深；念佛之眾，所修亦有高下，如何執定參者即是上根，念者便為中下？

「自達摩西來，立此宗門，已云二百年後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；說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今《傳燈錄》中，如麻似粟，同云人悟，其實迥別。至如般若緣深，靈根夙植；伽陵破邪，香象截流；或見根宗於片言，或顯威用於一喝，一聞千悟，得大總持；或有懷出世之心，具丈夫之志，舍彼塵情，究此大事，不怙小解，惟求實知，臥薪嘗膽，飲氷吞檗，如此三十年、四十年後，或遇明師，痛與針箚，偷心死盡，心華始開。此後又須潛行密修，銷融餘習，法見尚捨，何況非法。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；湧泉四十年，尚有走作；香林四十年，打成一片，兢兢業業，如護頭目，直至烟銷灰滅，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，生死之際隨意自在。詰其所證，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。何以明之？龍樹菩薩，宗門之鼻祖也，得大智慧、具大辯才，住持佛法，故世尊數百年前，於楞伽會上遙為授記，然亦不過曰證初歡喜地，往生安樂國而已。而《觀經》中上品上生，生於彼間，一剎那頃亦證初地。今宗門諸大祖師，縱使見離蓋纏，語出窩臼，豈能即過龍樹？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，已具不墮階級之見，而生於安養，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，則禪門諸人所證，豈能獨過？良以上品上生，解第一義，還同禪門之悟；深信

因果，還同禪門之修，止是念佛往生別耳。然吾以為禪門悟修之士，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於如來，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於二乘，必入普賢行願之海。若不捨一身受一身，濟度眾生，則當從一剎至一剎，供養諸佛；既見諸佛，還同往生。究竟與上品上生，止在雁行伯仲之間，何以高視祖師，輕言淨侶？其或悟門已入，休歇太早，智不入微，道難勝習，一念不盡，即是生死之根，業風所牽，復入胞胎。如五祖戒出為東坡、青草堂再作魯公。隔陰之後，隨緣流轉，道有消而無長，業有加而無減。縱般若緣深不落三塗，而出房入房，亦太辛苦！還視中下往生之眾，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！

「況後世宗風日衰，人之根器亦日以劣，發心既多不真，功夫又不純一；偶於佛祖機鋒，知識語言，或悟得本來成佛處，當下即是處，意識行不到，語言說不及處，一切不可得，即不可得亦不可得處，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。既得此相似之解，即云：『馳求已歇，我是無事道人。』識得煩惱如幻，則恣情以肆煩惱；識得修行本空，輒任意以壞修行；謂檀本空也，反舍檀而取慳；謂忍本空也，反聽隨而瞋忍；言戒則曰：『本無持犯，何必重持輕犯？』言禪則曰：『本無定亂，何必舍亂取定？』聽情順意，踏有譚空；既云法尚應捨，何為復取非法？既云真亦不求，胡為舍之求妄？既云修觀習定，皆屬有為之迹，何獨貪名求利，偏合無為之道？愛憎毀譽之火，纔觸之而即高；生老病死之風，微吹之而已動。爭人爭我，說是說非，甚至以火性為氣魄、以我慢為承當、以譎詐為機用、以誑語為方便、以放恣為遊戲、以穢言為解粘，讚歎破律無行之人，侮弄繩趨尺步之士。偏顯理路，故窮玄極妙，莫之踪跡；盡剗行門，故縱意任心，無復規矩。口言往生是小乘法，令人修習，已乃晏然。或至經年不拜一佛、經年不禮一懺、經年不轉一經，反看世間不必有之書，行道人不宜行之事。使後生小子，專逞聰明，惟尋見解，纔有所知，即為一超直入，更復何事？輕狂傲慢，貢高恣睢；口無擇言，身無擇行。父既報讐，子遂行劫；寫烏成馬，展轉差謬。不念世間情欲無涯，隄之尚溢，如何日以圓滑之語，大破因果之門，決其防藩，導以必流。自誤誤人，安免淪墜！若不為魔所攝，定當永隔三途，刀山劍樹，報其前因；披毛戴角，酬還宿債。

「莫云：『我是悟達之人，業不能繫。』夫謂業不能繫，非謂有而不有，正以無而自無。生既隨境即動，死安得不隨業受生？眼前一念嗔相，即是怪蟒之形；眼前一念貪相，即是餓鬼之種。無形之因念甚小，有形之果報甚大。一念之微，識田持之，歷千萬劫終不遺失。如一比丘，以智慧故，身有光明；以妄語故，口流蛆虫。一言之微，得此惡果，雖有智慧，終不能消。況今無明煩惱，熾然不

斷，欲以相似見解，消其惡業，冀出三塗，無有是處！嚮使此等，不得少以為足，常如說以修行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即心是佛，豈可復同中下念佛求生，了達生本無生，不妨熾然求生，即心是土，蓮邦不屬心外，不釋禮拜、不舍念誦，智力行力，雙轂並進，方當踞上品之蓮臺，坐空中之寶閣，朝飯香積，久遊滿月。回視胎生之品，彳于寶地，不聞法語、不見法身，象馬難群，鷄鳳非類，何況人天小果，甕中蚊虻者哉！而乃空腹高心，著空破有。卒以偏執之妄解，攖非常之果報；不與阿彌作子，却為閻羅之囚；不與淨眾為朋，却與阿旁為伍；棄寶林而行劍樹，舍梵音而聽叫號。究其所受，尚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之人，行少善事、作少功德，生於人天者等。毫髮有差，天地懸隔，可不哀歟？

「然則宗門中人，上之未必能超於上品上生，而下之已墮三塗。故知此道險難，未易行遊，成則為佛，敗則為魔；王虜分於彈指，卿烹別於絲毫。苦樂之分，宜早擇矣！況今代悟門一脈，不絕如綫，禪門之中，寂寥無人，止有二三在家居士，路途端直，可以流通此法。然既為居士，不同沙門釋子猶有戒律縛身，方寘身大火之中，浸心煩惱之海，雖於營幹世事內，依稀得一入門；而道力甚淺，業力甚深，即極粗莫如淫殺之業，猶不能折身不行，何況其細？生死之間，安能脫然？徒見豪奢如于頔；奸惡如呂惠卿、夏竦；躁進如張天覺；風流豔冶如白樂天、蘇子瞻等，皆列於《傳燈》，便謂一切無礙。不知從上諸人，雖具正見，若謂其從此不受分段，業不能繫，吾未敢許，方當長夜受報，未有了期。故知，念佛一門，於居士尤為喫緊。業力雖重，仰借佛力，免於沈淪，如負債人藏於王宮不得抵償。既生佛土，生平所悟所解，皆不唐捐。生死催人，出息難保，早尋歸路，免致忙亂。縱使志在參禪，不妨兼以念佛。世間作官作家，猶云不礙，況早晚禮拜念誦乎？旦借念佛之警切，可以提醒參禪之心；借參門之洞徹，可以金固淨土之信，適兩相資最為穩實。如此不信，真同下愚。

「石頭居士，少志參禪，根性猛利，十年之內，洞有所入，機鋒迅利，語言圓轉，尋常與人論及此事，下筆千言，不踏祖師語句，直從胸臆流出，活虎生龍，無一死語，遂亦自謂了悟無所事事。雖世情減少，不入塵勞，然嘲風弄月，登山玩水，流連文酒之場，沈酣騷雅之業；嬾慢踈狂，未免縱意，如前之病，未能全脫。所幸生死心切，不長陷溺；痛念見境生心，觸途成滯，浮解實情，未能相勝，悟不修行，必墮魔境，佛魔之分只在頃刻。始約其偏空之見，涉入普賢之海；又思行門端的，莫如念佛。而權引中下之疑，未之盡破；及後博觀經論，始知此門，原攝一乘，悟與未悟，皆宜修習。於是採金口之所宣揚，菩薩之所闡明，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，

附以已意，千波競起，萬派橫流，詰其匯歸，皆同一源。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、以悟為導；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，一心不亂，念念相續為行持；以六度萬行為助因；以深信因果為入門。此論甫成，而同參發心持戒念佛者，遂得五人，共欲流通，以解宗教之惑。

「香光識劣根微，久為空見所醉，縱情肆志，有若狂象。去年沈洄之夜，親遊鬲子地獄，烈火洞然，見所熟譚空破戒亡僧，形容庳羸，跛足而過，哭聲震地，殆不忍聞。及寤身毛為竪，遂亦發心歸依淨土；後讀此論，宿疑氷釋。所以今日不憚苦口，病夫知醫、浪子憐客，汝宜盡刻舊日知見，虛心誦習，自當有入。生死事大，莫久遲疑！」

於是禪人悲淚交集，自云：「若不遇子，幾以空見賺過一生。子生我矣！」懇求案集，作禮而去。時萬曆庚子仲春之二十有三日也，袁宗道伯修甫書於白蘇齋。

西方合論引

荷葉庵石頭道人袁宏道撰述

夫滯相述心，有為過出；著空破有，莽蕩禍生。達摩為救執相之者，說罪福之皆虛；永明為破狂慧之徒，言萬善之總是。滅火者水，水過即有沈溺之災；生物者日，日盛翻為枯焦之本。如來教法，亦復如是。五葉以來，單傳斯盛；迨於今日，狂濫遂極。謬引惟心，同無為之外道；執言皆是，趨五欲之魔城。不思阿難未得盡通，頭陀擯斥；摩達微牽結使，尊者呵譏。蟬翅薄習，寶所斯遙；丘山叢垢，淨樂何從？至若《楞伽》傳自達磨，悟修並重；清規創始百丈，乘戒兼行。未聞一乘綱宗，呵叱淨戒；五燈嫡子，貪戀世緣。昔有道士夜行，為鬼所著，宛轉塚間。有甲父見之，扶掖入舍，湯沃乃醒。道士臨別謂甲夫曰：「羈客無以贈主人，有辟鬼符二張，願以為謝。」聞者笑之。今之學者，貪嗔邪見熾然如火，而欲為人解縛，何其惑也！

余十年學道，墮此狂病；後因觸機，薄有省發，遂簡塵勞，歸心淨土。禮誦之暇，取龍樹、天台長者、永明等論，細心披讀，忽爾疑豁。既深信淨土，復悟諸大菩薩差別之行，如貧兒得伏藏中金，喜不自釋。會愚菴和尚與平倩居士，謀余褒集西方諸論，余乃述古德要語，附以己見，勒成一書，命曰《西方合論》。始於己亥十月二十三日，成於十二月二十二日。既寡檢閱，多所脫漏；唯欲方便初心，尚期就正有道。略稽往哲，分敘十門：

第一、剎土門。　第二、緣起門。
第三、部類門。　第四、教相門。
第五、理諦門。　第六、稱性門。
第七、往生門。　第八、見網門。
第九、脩持門。　第十、釋異門。

西方合論標註跋

往予携郢中張明教(五教)參訪袁中郎先生，一日出《西方合論》相視，予驚歎其禪土合源，超絕樂邦諸典，從中有未甚了解者，隨請質先生，命明教標註其首。及持歸南中，每欲梓以度世而未就也。歲己未，海虞文學瞿元初(純仁)，終後遺法財見施，予即就其靈前，許刻經十卷，薦為往生。適從吳門瑞光臥病，為憶前願，因檢付袁無涯(叔度)，重為詮次讎校，而屬吾徒性成董其役，一以報袁先生法施之恩，一以了瞿文學財施之願。至於撰述之精詳，議論之卓越，是在明眼者自得之耳，予復何贅！

　　旹
大明泰昌改元歲在庚申暢月長至日喝石老人如奇力疾謹識

珂雪齋紀夢

袁中道

萬曆甲寅冬十月十五日，予晚課畢微倦，趺坐榻上，形體調適，心神靜爽；忽爾瞑去，如得定狀。俄魂與魄離，躍出屋上，時月色正明，予不覺飄然輕舉，疾于飛鳥。雲霄中見二童子，清美非常，其去甚駛，予不暇問，但遙呼子曰：「快逐我來！蓋西行也。」予下視世界，高山大澤、平疇曠野、城邑村落，有若垤土柸水、蠭衙蟻穴。子飛少墜，即覺腥穢不可聞，極力上振迺否。俄至一處，二童子忽下至地，曰：「住。」子亦隨之而下，見有坦道如繩，其平如掌，細眎其地，非沙非石，光耀滑膩。逐路有渠，皆文石為砌，寬可十餘丈許；中種五色蓮花，芬香非常。渠上有樹，枝葉晃耀，好鳥和鳴；間有金橋界渠，欄楯交羅；樹內隱隱，朱樓畫閣，整麗無比。見樓中人，清美妍好，宛若仙人，皆睨予而笑。童子行疾，子常追之不及，迺大呼曰：「卿可於前金橋邊少待，我當有所言。」童子如言，予始及之，共倚橋上寶欄少息。予揖二童子，問：「卿何人？此地何處？幸為我言。」二童子曰：「予靈和先生之侍者也。先生欲與卿有所晤言，特遣相迎耳。」予問曰：「靈和先生何

人也？」二童子曰：「即令兄中郎先生是也。今生西方淨域，易今稱矣。相見自為卿言，可疾往。」予遂與二童子復取道，俄至一處，有樹十餘株，葉如翠羽，花作金瓣，樹下有池，泉水汩汩，池上有白玉扉，一童先入，如往報者，一童導予入內。所過樓閣，凡二十餘重，皆金色晃耀；靈花異草，拂于檐楹。至一樓下，俄見一人，下樓相迎，神情似中郎，而顏色如玉，衣若雲霞，可長丈餘。見予而喜曰：「吾弟至矣！」因相携至樓上，設拜共坐，有四五天人，亦來共坐。中郎謂予曰：「此西方之邊地也。凡信解未成，戒寶未全者，多生此地，亦名懈慢國。其上方有化佛，樓臺前有大池，可百由旬，中有妙蓮，眾生皆托體于其中。時滿，則散居各處樓臺之上，與有緣清淨道友相聚。以無淫聲美色，故勝解易成，不久陞進為淨土中人耳。」予私念：「如此美妙之處，尚是邊地耶？」仍問中郎曰：「兄今生在何處？」中郎曰：「我初亦以淨願雖深，情染未除，生于此地少時，今已居淨域矣。然終以乘急戒緩，僅與西方眾生同一地居，不得與諸大士同升于虛空寶閣，尚需進修耳。幸宿生智慧猛利，又曾作《西方論》，讚嘆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，感得飛行自在，游諸剎土，凡諸佛說法之處，皆得往聽，此實為勝，非諸眾生所能及也。」拉予行，中郎冉冉上升，予亦不覺飄然輕舉。倏忽虛空千百萬里，至一處，隨中郎下，無有日月，亦無晝夜，光明照耀，無所障蔽。皆以琉璃為地，內外映徹；以黃金繩，雜廁間錯；界以七寶，分劑分明。地上有樹，皆旃檀吉祥，行行相值、莖莖相望，數萬千重；一一葉出眾妙花，作異寶色。下為寶池，波揚無量自然妙聲，其底沙純以金剛；其中生眾寶蓮葉，作五色光。池之隱隱，危樓迥帶，閣道傍出，棟宇相承，窓闥交映，階墀軒楹，種種滿足；皆有無量樂器，演諸法音。大約與大小《阿彌陀經》所載，覺十不得其一。抄一忽耳，予愛玩不捨。已仰而睇之，見空中樓閣，皆如雲氣上浮，中郎曰：「汝所見，淨土地行諸眾生光景也；過此以上，為法身大士住處，甚美妙千倍萬倍于此，其神通亦千倍百倍于此。吾以慧力能游行其間，終不得住也。又過此以上為十地等覺所居，即吾亦不得而知也。又過此為妙覺所居，惟佛與佛乃能知之，即等覺諸聖亦莫能測度矣！」語罷，復引予至一處，無牆垣，而有欄楯，其中院宇，光耀非常，不知俱以何物為之，第覺世間之黃金白玉，皆如土色矣！共坐一樓下少談，中郎曰：「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，然使吾生時嚴持戒律，則尚不止此。大都乘戒俱急，則生品最高；其次戒急，則生最穩。若有乘無戒，多為業力所牽，流入八部鬼神眾去，予親見同學諸人矣！弟之般若氣分頗深，而戒定之力甚少；夫悟理不能生戒定，亦狂慧也。歸至五濁，趁此色力強健，實悟實修，兼之淨願，勤行方便，

憐憫一切，不久自有良晤。一入他途，可怖可畏！如不能持戒，有龍殊六齋，遺法見存，遵而行之。諸戒之中，殺戒尤急，寄語同學，未有日啟鸞刀，口貪滋味，而能生于清泰者也。雖說法如雲如雨，何益于事？我與汝于空王劫時，世為兄弟，迺至六道輪迴，莫不皆然。幸我此生，已得善地，恐汝墮落，故以方便神力，攝汝至此。淨穢相隔，不得久留。」予更問伯修諸人生處，曰：「生處皆佳，汝後自知。」言已，忽凌空而逝，俄已不見。予起步池上，忽如墮者，一駭而醒，通身汗下。時殘燈在篝，明月照窓，更已四漏矣。

西方合論卷之一

第一剎土門

夫一真法界，身土交參；十佛剎海，淨穢無別。秖因眾生行業有殊，諸佛化現亦異，或權或實、或偏或圓、或暫或常、或漸或頓，一月千江，波波具涵淨月；萬燈一室，光光各顯全燈。理即一諦，相有千差。若非廣引靈文，眾生何所取則？爰約諸教，略敘十門：

一、毘盧遮那淨土。　二、惟心淨土。
三、恒真淨土。　四、變現淨土。
五、寄報淨土。　六、分身淨土。
七、依他淨土。　八、諸方淨土。
九、一心四種淨土。
十、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淨土。

一、毘盧遮那淨土者，即諸佛本報國土：十蓮華藏世界海。一一蓮華藏，最下世界，皆有十佛世界微塵數廣大剎，清淨莊嚴。一一廣大剎，復有十佛世界微塵數諸小剎圍遶，倍倍增廣。一一華藏世界，皆滿虛空，互相徹入，淨穢總含，重重無盡。如法而論，一草一木、一毛一塵，各各皆具此無盡法界，佛及眾生，無二無別。

或曰：「此是眾生實報莊嚴，不同權教，推淨土於他方，是為實教。」或曰：「眾生雖具此實報，爭奈真如無性，不能自證。漫漫長夜，無見日期；波波劫海，無到岸期。雖云地獄起妙覺之心，佛果現泥犁之界，其如眼前銕床銅柱何哉？辟之餓鬼，渴死於海邊！貧人數錢於金窟，秖見其虛，何名為實？若非假之方便，由權入實，眾生豈有證毘盧之日也？」

答曰：「若約諸佛化儀則可，實相土中無此戲論。夫毘盧遮那，此云遍一切處。遍一切處，即無量壽。表義豈有勝劣？祇因如來為一分取相凡夫故，說有阿彌陀，在於西方。亦如《大雲經》中，阿彌陀佛告一菩薩言：『有釋迦在於娑婆世界也。』未當釋迦為生，則

釋迦遍一切，而阿彌陀為所遍之一處；當阿彌為主，則阿彌遍一切，而釋迦牟尼為所遍之一處。如一人之身，當自自時，不妨為一切人之他；當他他時，不妨為一切人之自。以是義故，自他不成。自他不成，即自亦遍一切處，他亦遍一切處，豈定有他方可執。是故西方毘盧，非自他故。何以故？毘盧無不遍故。若言權、言方便，即有不遍；有不遍者，毘盧之義不成。」

二、惟心淨土者，直下自證，當體無心，即是淨土。如《維摩經》云：「寶積！當知：直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不諂眾生來生其國；深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大乘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大乘眾生來生其國。」經文繁多，不能廣引，大約謂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；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夫心是即土之心，土是即心之土；心淨土淨，法爾如故。此語豈非西方註脚？多有執心之士卑此法門，以為單接鈍根者，由於心外見土故也。夫念即是心，念佛豈非心淨？心本含土，蓮邦豈在心外？故知，約相非乖惟心；稱心實礙普度矣！

三、恒真淨土者，即靈山會上所指淨土，引三乘中權教菩薩，令知此土，即穢恒淨；諸眾信而未見。夫穢性本寂，俗相恒空。本寂故，菩薩居穢常寂；恒空故，菩薩入俗常空，正顯淨義。但以眾生執海難清、識繩易縛。言業本空，則恣情作業；言行無體，即肆意冥行。犯永嘉之所呵，墮善星之所墜；以至生遭王難，死為魔眷者，往往而是。嗟夫！使盡大地皆菩薩，則斯言誠為利益。天下之菩薩少而凡夫多，則斯言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多矣！

四、變現淨土者，如《法華經》三變淨土，移諸人天置於他方；《維摩經》世尊以足指按地，即時三千大千世界，若百千珍寶嚴飾。此是如來暫令顯現，亦是法爾。然智如鶖子，尚且如盲；劣根眾生，無緣復見。且人天置諸方外，全無接引之緣；神力暫現還無，詎是恒常之土？豈若安養淨邦，塵劫常住，阿彌慈父，十惡不遺者哉！國土勝劣，居然可知。

五、寄報淨土者，如摩醯首羅天，如來於彼成等正覺，此為實報淨土。《起信論》云：「菩薩功德成滿，於色究竟處，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。謂以一念相應慧，無明頓盡，名一切種智。自然有不思議業，能現十方，利益眾生。」藏和尚云：「何故受用報身在此天者？以寄報十王，顯別十地。第十地寄當此天王，即於彼身示成菩提。」然彼天雖云無漏，未若蓮邦直出三界。何以故？在色究竟故。

六、分身淨土者，如《涅槃經》佛答高貴德王云：「善男子，西方去此娑婆世界，度三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曰無勝，猶如西方極樂世界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。為化眾生故，於此世界現轉法

輪。」又《央崛經》佛謂央崛曰：「我住無生際，而汝不覺知。」央崛云：「若住無生際，何以生於此土？」佛云：「東方有佛，汝往問之。」央崛往問，彼佛答言：「釋迦者，即是我身。」大意謂彼淨土是佛實報，此是分身。雖彰一佛之報境，未具攝化之義；佛分上即有，眾生分上即無，未為殊勝。

七、依他淨土者，如《梵網經》云：「我今盧舍那，方坐蓮華臺，周匝千花上，復現千釋迦，一花百億國，一國一釋迦。」等者，以初地化百佛剎，則有百葉之花；二地化千佛剎，故花有千葉；若至三地應見萬葉；四地億葉，次第倍增。為是依他受用身，分示報境，入地乃見；非如蓮池會上，十念眾生，頓見淨佛國土故。

八、諸方淨土者，如東方藥師佛、南方日月燈佛、上方香積佛，佛佛各有淨土。諸經所述不可具載，皆是諸佛實報莊嚴。經中或有以佛神力，暫令顯現；或諸大菩薩，詣彼供養，緣彼佛未言攝生故，諸眾生亦無緣生彼。即如妙喜世界，釋迦雖記有往生者，未聞無動有普引之言；且其國有鐵圍須彌諸山，及鬼神婦女，當知嚴淨不如安養也。又如藥師如來以十二大願，度諸有情，經中亦言有信心者，應當來生；稽彼願力，多是解脫一切憂苦，究竟安樂。未若阿彌如來，純以念佛，攝一切人往生彼土。

九、一心四種淨土者，一曰凡聖同居土；二曰方便有餘土；三曰實報無障礙土；四曰常寂光土。一、凡聖同居土者，自分二類：初、同居穢土；次、同居淨土。穢土之中，凡居、聖居各二。凡居二者：一、惡眾生，即四趣也；二、善眾生，即人天也。聖居二者：一、實聖，即四果辟支、通教六地、別十住、圓十信，後心通惑雖盡，報身猶在，皆名實也；二、權聖，謂方便、實報、寂光土中法身菩薩，及妙覺佛，為利有緣應生同居，皆是權也。是等與四趣共住，故名穢土。次同居淨土者，如極樂中有眾生；妙喜國中，有鐵圍男女之類。以無四惡趣，故名淨土。余按同居穢土之中，既有諸聖，亦可名同居淨土。如娑婆世界，在華藏世界第十三重，亦云華藏也。二、方便有餘土者，二乘、三種菩薩，破見思惑，證方便道，塵沙別惑無明未斷，捨分段身，而生界外，名曰有餘。故《釋論》云：「出三界外有淨土，聲聞辟支佛出生其中。」受法性身，非分段也。三、實報無障礙土者，無有二乘，純諸法身菩薩所居。盡塵沙惑，分破無明，得真實果；而無明未盡，潤無漏業，受法性報身，亦名果報國。故《仁王經》云：「三賢十聖住果報。」以觀實相發真無漏，感報殊勝，七寶莊嚴，且淨妙五塵，故名為實；色心不二，毛剎相容，故名無障礙。《華嚴》明因陀羅網世界是也。四、常寂光土者，妙覺極智所照如如法界，名之為國，亦名法性土。但一真如佛性，非身非土，而說身土；離身無土，離土無身，

諸佛如來所遊居處。妙宗曰：「經論中言寂光無相，乃是已盡染礙之相，非如大虛空無一物。良由三惑究竟清淨，則依正色心，究竟明顯。」《大經》曰：「因滅是色，獲得常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」《仁王》稱為法性五陰，是為極果。然十方剎土，隨心異見；七寶砂礫，當處差別。故霅川曰：「極樂國土，四土不同。何則？約人天二乘，即前二種土；約菩薩佛，即後二種土。」故知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等身，不妨更有丈六之身；華藏海會無邊佛土，不妨更有尼連河土。何以故？是法爾故，非是神力變現故。
十、攝受十方一切有情不可思議淨土者，即阿彌陀佛西方淨土。其中所有大功德海、大悲智海、大願力海，若具說者，假使盡十方世界諸佛菩薩、聲聞辟支、天人鬼畜，下至蜎飛蠕動，及一切無情，草木瓦礫、隣虛微塵之類，一一具無量口，口中一一具無量舌，舌中一一出無量音聲，常說、倍說、熾然說、無間說，經百億萬塵沙阿僧祇劫，亦不能盡。今且略釋：一、身土不思議義；二、性相不思議義；三、因果不思議義；四、往來不思議義；五、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。
一、身土不思議義者，阿彌身中有無量眾生，眾生身中有無量阿彌，國土亦然。是故一眾生念阿彌，一阿彌見；眾眾生念阿彌，眾阿彌見；眾生念念阿彌，即念念阿彌見。若眾生身中無阿彌者，阿彌不見；如陽燧身中，不能得水，非本有故。阿彌身中無眾生者，阿彌亦不見；如石女求生兒，必不可得，以非應得故。是故身中含身，身中含身身；土中含土，土土中含土；身土交含重重無盡，是身土不思議義。
二、性相不思議義者，若離性言土，土即心外，是幻化故；幻化者即斷滅相，眾生不生。若即性言土，性是有形，是一定故；一定者即無變易，無變易，眾生亦不生。即性即相，非性非相；存非非亡，存即即壞，是性相不思議義。
三、因果不思議義者，有二義：一、因先果後義：如念佛是因，見佛是果；見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；成佛是因，度眾生是果。二、因果無前後義：即念即見，即成即度，一時具足。如人三十至四十歲，三十是因，四十是果。然三十四十無間斷相，若無四十，三十不立；無三十者，四十不成；是故當知，非離三十至四十；故若離三十至四十者，中間即有分限相，而我此身，無分限故。若由三十至四十者，中間即有相續相，而我此身，乃至相續不可得故。念佛因果亦復如是，是因果不思議義。
四、去來不思議義者，若阿彌陀佛因念而來，此眾生因憶佛而生彼，即有去來。有去來，即有程途；有程途，即有險易。如人近京師，則觀君易，遠則難。果爾，念佛求生，應有難易，而阿彌僕僕

道途，亦無說法之日矣。故《般舟三昧經》曰：「不於是間終，生彼間佛剎，佛無所從來，我亦無所至。」又先德云：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。」如天鼓鳴，遠近齊聞，非去來故；如水中月，東行則東，西行則西，非去來故，是去來不思議義。

五、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者，如澄潭山影、如春陽百草、如眾生業力、如日月光相、如胎中根、如身中我、如齒堅舌柔、如眉橫髮長，是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。所以十方諸佛，吐心吐膽，亦只道得箇希有難信而已；雖有遍覆三千大千舌相，詎能分疏其萬一哉！孔子曰：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，及其至也，聖人不知。」至哉言也，無量法門，一以貫之矣。

西方合論卷之一(終)

西方合論卷之二

第二緣起門

夫樂鮑肆者，不念檀旃；非實不念，以不厭故。乍使引之晤室，熱旃炙沈，不終日而悲其昔之穢，厭離之不早也！夫生死臭穢，愈於鮑肆，眾生貪嗜，倍彼蠅蚋；諸佛為鬻香長者，見一輩人天，沒溺濁海，能不惻然？是故阿彌導師，廣開香嚴之肆；釋迦慈父，確指淨域之門。盡大地無非貧兒，一佛號便為資本。欲驗誠言，莫離十念；塞鼻膻腥，久當自厭。今約西方起教，略分十義：

一、一大事故。　二、宿因深故。
三、顯果德故。　四、依因性故。
五、順眾生故。　六、穢相空故。
七、勝方便故。　八、導二乘故。
九、堅忍方故。　十、示真法故。

一、一大事者，眾生處五濁世，如因處獄，但以罪之輕重，受等不等罰。或干小法、或投極網，辜雖不同，至於縲紲之苦、笞杖之罰，未有一人得免者。何也？以入獄者皆罪人；處人天者皆是業報，分段之身故也。然罪人一入獄，未有時刻不求出離者，則以知獄之煎苦難忍難堪，棘牆之外，更有許大安樂世界故也。今眾生以煩惱為家，以生死為園觀，繫心衣冠之囚長，適情金玉之桁楊，豈知大鐵圍山是我棘牆，三界法場之外，各各自有家鄉田地也。諸佛憫此，酸心痛骨，是故為分別淨穢，指以脫歸路程。而歲久拋棄之人，了無歸處；諸佛又大建宅舍以安之。一則往來獄門，為治道途；一則長伺獄外，修飾旅館。如是之恩，何身可報？嗟夫！燭三界之長夜，揭億生之覆盆，諸佛既不惜垂手，眾生獨何苦戀戀也？經曰：「如來為一大事，出現於世。」大事者，即此事也。眾生種種反戀此毛頭許事，以小易大，甘心瘦死，何哉？

二、宿因深者，有三：一者正因；二者正願；三者正行。一、正因者，即是三世諸佛與諸有情，自清淨體，如萬象依空、山川依地、穀依種子、花果依仁。若無此因，佛果不成。何以故？一切悲智，純依此因而得建立。故長者《合論》曰：「如來藏身，即法身也，諸福智海，莫不居中，故稱為藏。若不見法身，一切福智，大慈大悲，悉皆不辦，總屬生滅。」法身者，即正因是。二、正願者，如本經法藏比丘於自在王如來所，發四十八大願，一願不成不取菩提。此是依自性無量悲智，發如是不可思議願力，非是心外見有眾生，發願欲度，以眾生非心外故。三、正行者，如本經言：「發是願已，如是安住種種功德，修習如是菩薩行，經於無量無數億那由

他百千劫」內。又如《一向出生菩薩經》云：「阿彌陀佛昔為太子，聞此微妙法門奉持精進，七千歲中脅不至席，不念愛欲財寶，不問他事，常獨處止意不傾動；復教化八千億萬那由他人得不退轉。」此是自性行持、自性精進，非是有作、有為功德；雖歷億劫，不離一念。以微妙法門，離一切行、一切劫故。是謂正因、正行、正願，如伊三點，缺一不成；非是作得，非不作得。故先德云：「根深果茂，源遠流長。宿因既深，教起亦大。」誠然乎哉！

三、顯果德者，如《華嚴經‧普賢行願品》云：「諸佛如來，因於眾生，而起大悲；因於大悲，生菩提心；因菩提心，成等正覺。譬如曠野沙磧之中，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華果，悉皆繁茂；生死曠野，菩提樹王亦復如是。一切眾生，而為樹根；諸佛菩薩，而為華果。以大悲水，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」是故當知，一切諸佛取佛果者，依於眾生；若無眾生，佛果不成。譬如漢王以救民故，而有百戰；以百戰故，登大寶位；登寶位故，百姓樂業。若無百姓，即無如上等事。究而論之，凡行一德、一事、一利、一名者，若無眾生，皆悉不成。是故我無眾生，即不成我；眾生是依，我即是正；眾生是正，我即是依。人我平等，依正無礙，是法爾故。法爾者，即自然果德故。若向外建立，即不成果義。

四、依因性者，一切眾生，皆有如是淨性。譬一精金，冶為釵釧及溺器等。金性是一，溺器者是器，具穢非金穢故；若加銷治，為種種玩好等物，金亦不易。生佛亦然，同一淨性，但以釵釧溺器，而有差別，非是性異。是故博地凡夫，十念即生者，以本淨故。阿彌陀佛，欲攝受是眾生，即攝受者，以眾生本淨故。如鏡中之光，不從磨得；生淨土者，非是行願及與念力所能成就。何以故？念行如鑪錘等，但能銷金，無別有金生故。

五、順眾生者，謂樂兒童者，當以餅果；樂婦女者，必用綺羅；一切眾生所重，惟寶玉衣食，是故有自然七寶，及與樓閣妙麗衣服飲食等事。譬諸火宅諸兒，非羊鹿等車，決不肯出，出已純與大車。今釋迦如來順眾生情見，說阿彌陀七寶淨土，秖為眾生見境如是，合如是說。眾生生已，各各自見細妙淨相，無可比喻，方知琉璃[王*車]璨瑪瑙，猶如瓦礫。如達官貴人，向田舍兒說王宮精嚴，姑就彼人所極珍異者為比，向非情量所及。如對生盲說色，亦無所用，其方比矣！

六、穢相空者，如《智論》曰：「譬如人有一子，喜在不淨中戲，聚土為穀，以草木為鳥獸，而生愛著。人有奪者，瞋恚啼哭。其父知已，思惟此子今雖愛著，此事易離，小大自休。何以故？此物非真故。菩薩亦如是，觀眾生愛著不淨臭身，及種種五欲；若信等五

根成就時，即能捨離。若小兒所著實是真物，雖復年至百歲，著之轉深；若眾生所著物實有者，雖得五根，亦不能捨；以諸法皆空，誑不實故，故得捨離。」如來為眾生說淨土亦爾，以眾生所著非實，即易為訓化故。如人少時悅色、壯歲營官、老年嗜利，若是實可好著，不應年變月易。以變易故，說淨土時，亦悅、亦營、亦嗜，如夢中人，喚之即醒；若夢實者，雖喚無益。以俱非實，是故諸佛為一切眾生說如是法門。

七、勝方便者，為此方便，非是自力，亦非他力。緣自性海中，具有如是自在功德，一切現成。是故一句聖號，無復煩詞；十念功成，頓超多劫。如萬竅怒號，力在扶搖，因竅顯故；如幽谷洞明，功在晨曦，因谷見故；如一綫之蟻孔，能穿連山之堤，是水之力，非蟻力故；又如一葉之葦席，能運萬斛之舟，是風之力，非葦力故。總之皆是法界性海，無作無為不思議力所現，非自非他，一切具足，故有如是殊勝方便，是謂捷中之捷、徑中之徑。舍此不修，是真愚癡！

八、導二乘者，二乘避境趨寂，證假涅槃，不得如來法身，受業惑苦：一者，無明住地，不得至見煩惱垢濁、習氣臭穢究竟滅盡，淨波羅蜜果。二者，因無明住地有虛妄行未除滅故，不得至見無作、無行，我波羅蜜果。三者，因微細虛妄，起無漏業，意生諸陰未除盡故，不得至見極滅、遠離，樂波羅蜜果。四者，變易生死，斷續流滅，不得至見極無變易，常波羅蜜果。以是四種業惑，未證真理。如來憫之，教令回斷滅心，修淨土行。令知即空不斷，即有不常，乘大乘智，入涅槃海。

九、堅忍力者，龍樹菩薩曰：「童子過四歲以上，未滿二十，名為鳩摩羅伽地。若菩薩初生菩薩家者如嬰兒；得無生法忍，乃至十住地，離諸惡事，名為鳩摩羅伽地。欲得如是地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，常欲不離諸佛。問曰：『菩薩當化眾生，何故常欲不離諸佛？』答曰：『有菩薩，未入菩薩位，未得阿鞞跋致受記莂故，若遠離諸佛，便壞諸善根沒在煩惱，自不能度安能度人？如人乘船，中流壞敗，欲度他人，反自沒水；又如小湯投大氷池，雖消少處，反更成氷。菩薩未入法位，若遠離諸佛，以少功德無方便力，欲化眾生，雖少利益，反更墜落。以是故新學菩薩，不應遠離諸佛。』問曰：『若爾者，何以不說不離聲聞、辟支佛？聲聞、辟支佛，亦能利益菩薩。』答曰：『菩薩大心，聲聞、辟支佛雖有涅槃利益，無一切智故，不能教道菩薩。諸佛一切種智故，能教導菩薩。如象沒泥，非象不能出，菩薩亦如是。若入非道中，唯佛能救，同大道故。故說菩薩，常欲不離諸佛。』復次菩薩作是念：『我未得佛眼故，如盲無異；若不為佛所引導，則無所趣，錯入餘道。設聞佛法，異處

行者，未知教化時節，行法多少。復次菩薩見佛，得種種利益，或眼見心清淨；若聞所說，心則樂法，得大智慧，隨法修行，而得解脫。』如是等值佛無量益利，豈不一心常欲見佛。譬如嬰兒不應離母；又如行道，不離糧食；如大熱時，不離涼風冷水；如大寒時，不欲離火；如度深水，不應離船；譬如病人，不離良醫；菩薩不離諸佛，過於上事。何以故？父母、親屬、知識、人天王等，皆不能如佛益利。佛益利諸菩薩，離諸苦處，住世尊之地。以是因緣，故菩薩常不離佛。問曰：『有為之法，欺誑不真，皆不可信。云何得如願不離諸佛？』答曰：『福德智慧具足故，乃應得佛，何況不離諸佛。眾生有無量劫罪因緣故，不得如願。雖行福德，而智慧薄少；雖行智慧，而福德薄少，故所願不成。菩薩求佛道故，要行二忍：生忍、法忍。行生忍故，一切眾生中，發慈悲心，滅無量劫罪，得無量福德。行法忍故，破諸法無明，得無量智慧。二行合和故，何願不得？以是故菩薩世世常不離諸佛。復次菩薩，常愛樂念佛，故捨身受身，恒得值佛。譬如眾生習欲心重，受婬鳥身，所謂孔雀、鴛鴦等；習瞋恚偏多，生毒蟲中，所謂惡龍、羅剎、蜈蚣、毒蛇等。是菩薩心，不貴轉輪聖王、人天福樂，但念諸佛，是故隨心所重，而受身形。復次菩薩，常善修念佛三昧因緣故，所生常值諸佛。』」

天如《或問》曰：「禪宗悟達之士，既曰見性成佛，焉肯復求淨土？」答曰：「悟達之士，政願求生。汝但未悟，使汝既悟，淨土之趨，萬牛莫挽。」

問曰：「學者但患大事不明。大事既明，當行佛教，隨類化身，入泥入水，不避生死，廣度生靈。何故求生淨土，厭苦趨樂？」

答曰：「汝將謂一悟之後，習漏永除，便得不退轉耶？將謂一悟之後，更無遍學佛法、修行證果等事耶？將謂一悟之後，便可上齊諸佛，入生死不受障緣之所撓耶？審如是，則諸大菩薩，修六度萬行，動經恒河沙數劫者，是皆愧汝！古教有云：『聲聞尚有出胎之昧，菩薩亦有隔陰之昏。』況近時薄解淺悟，自救不了者。縱有悟處深遠，見地高明，行解相應，志在度人者，奈何未登不退，力用未充；居此濁惡，化此剛強，此亦先聖之所未許。如以未完不固之舟，濟多人於惡海，自他俱溺，其理必然。故《往生論》云：『欲遊戲地獄門者，必生彼土，得無生忍，已還入生死，救苦眾生，以此因緣，求生淨土。』又先聖有云：『未得不退轉位，不可混俗度生，未得無生法忍，要須常不離佛。譬如嬰兒，常不離母；又如弱羽，只可傅枝。』今此國中，釋迦已滅，彌勒未生；四惡趣苦，因果牽纏；外道邪魔，是非扇亂；美色淫聲之相惑，惡緣穢觸之交侵。既無現佛可依，又被境緣所撓，初心悟達之人，尠有不遭其退

敗者。所以世尊殷勤指歸極樂，良有以也。蓋彼彌陀現在說法，樂土境緣種種清淨，倘依彼佛，忍力易成，高證佛階，親蒙授記；然後出化眾生，去來無礙。多見今之禪者，不究如來之了義，不知達磨之玄機，空腹高心，習為狂妄。見修淨土，則笑之曰：『彼學愚夫愚婦之所為。』余嘗論其非鄙愚夫愚婦，乃鄙文殊、普賢、龍樹、馬鳴等也。非特自迷正道，自失善根，自喪慧身，自亡佛種；且成謗法之業，又招鄙聖之殃，佛祖視為可哀憐者。於是永明和尚深憐痛哀，剖出心肝，主張淨土，既以自修又以化世。故其臨終有種種殊勝相現，舍利鱗砌，徑生極樂上品；乃至閻羅以為希有，圖像禮敬。夫永明既悟達磨直指之禪，又能致身於極樂上品，以此解禪者之執情，以此為末法之勸信，是真大有功於宗教者。豈特永明為然，如死心新禪師，作勸修淨土之文，又如真歇了禪師，作《淨土說》有云：『洞下一宗，皆務密修，其故何哉？良以念佛法門，徑路修行，正按大藏，接上上根器，傍引中下之機。』又云：『宗門大匠，已悟不空有法，秉志孜孜於淨業者，以淨業見佛簡易于宗門故。』又云：『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禪，皆修淨業，同歸一源。入得此門，無量法門，悉皆能入。』至如天衣懷禪師、圓照本禪師、慈受深禪師、南嶽思禪師、法照禪師、淨靄禪師、淨慈大通禪師、天台懷玉禪師、梁道珍禪師、唐道綽禪師、毘陵法真禪師、姑蘇守納禪師、北磵簡禪師、天目禮禪師等諸大老，皆是禪門宗匠，究其密修顯化，發揚淨土之旨 ，則不約而同。廣如彼文，不能盡錄。是故當知，禪宗密修，不離淨土；初心頓悟，未出童真，入此門者，方為堅固不退之門。」

十、示真法者，一切修行法門，言空即斷，言有即常，未為究竟。唯此念佛三昧，即念而淨，淨非是無；即淨而念，念非是有。達淨無依，即是念體；了念本離，即是淨用。是故非淨外有念，能念于淨；若淨外有念，念即有所，所非淨故。非念外有淨，能入諸念；若念外有淨，淨即有二，二非淨故。當知諸佛順寂滅心而嚴淨土，是故念淨土者，當入一切寂滅門。諸佛順常樂我淨心而嚴淨土，是故念淨土者，當入一切常樂我淨門。諸佛順平等眾生心而嚴淨土，是故念淨土者，當入一切平等眾生門。諸佛順大悲智業而嚴淨土，是故念淨土者，當入一切大悲智業門。諸佛順無作無為不可思議業而嚴淨土，是故念淨土者，當入一切無作無為不可思議門。諸佛順塵勞煩惱性而嚴淨土，是故念淨土者，當入一切塵勞煩惱門。諸佛順微塵芥子相而嚴淨土，是故念淨土者，當入一切微塵芥子門。以上諸大法門，但一聲阿彌陀佛，皆悉證入，亦無能證、所證之相。若不爾者，則是有餘之淨；念佛三昧即不如是。

西方合論卷之二(終)

西方合論卷之三

第三部類門

夫如來說教，廣有多門，經中或偶一拈題，或因緣舉出者，不可勝載；唯念佛一門，頻形讚歎。如高巒之峙平原，躍空而出；類金星之晃沙磧，映日即明。故知法門殊勝，未有逾此一門者也。今約諸經，但言西方大事者一概收入，分經、緯二義。《說文》曰：「織有經，集絲為之。經常而緯變。」是故以經則非專談安養者不收；以緯則凡泛舉念佛者亦入。登葱山而樵玉，首採羊脂；泛溟海而斲香，忍捨牛頭？孔子曰：「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」至於聞所未聞，不無望於來哲。

一、經中之經。　二、經中之緯。
三、緯中之經。　四、緯中之緯。

一、經中之經者：一、《無量平等清淨覺經》；二、《無量壽經》；三、《阿彌陀經》；四、《無量壽莊嚴經》；五、出《寶積》第十八經，名《無量壽如來會》。五經同一梵本，前四譯稍不精。六、即《大阿彌陀經》，龍舒居士，將前四譯和會者，佛在王舍國靈鷲山，為阿難、慈氏等說；中間出《寶積》者，旨 富詞法，不知龍舒何以不見此本？

一、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；二、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，二經同一梵本，初經簡淨愈於後譯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為舍利弗說，讀誦者多主此經。

一、《觀無量壽經》，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為韋提希夫人說。經中言十六妙觀，修持法門備載此經，故孤山判為定善。

然三種經，皆專為西方起教，如天中之天、人中之王，不必自相排抑。譬一大虛空，一尚不得，豈有二哉？經中妙義，具見餘門，今不贅述。

二、經中之緯者：一、《鼓音聲王經》，佛在瞻波大城伽伽靈池，與比丘百人說。中云：「若有四眾，受持阿彌陀佛名，臨命終時，佛與聖眾，接引往生。」

一、《後出阿彌陀佛偈經》，自「惟念法比丘，乃從世饒王。」至「弘此無量誓，世世稽首行。」共五十六句，始終惟偈。

二經亦專言淨土，言義較前甚略，判入緯顯。又《鼓音》意，重持呪，《偈經》是伽陀部，非教本故。

三、緯中之經者：一、《華嚴經》普賢菩薩勸進善財童子、海會大眾，發大十願；至臨命終時，一切諸根，悉皆散壞，一切威勢，悉皆退失，惟此願王，不相捨離，於一切時，引導其前，一剎那間，

即得往生極樂世界；其人自見生蓮花中，蒙佛授記；得授記已，經無數劫，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，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，乃至能於煩惱大苦海中，拔濟眾生，令其出離，皆得生於極樂世界。又解脫長者云：「我若欲見安樂世界，無量壽如來，隨意即見；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所有如來，我若欲見，隨意即見。我能了知如來國土莊嚴神通等事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；無有行處，亦無住處。亦如己身，無來無去，無行住處。」

一、《法華經》云：「聞是經典，如說修行，於此命終，即往安樂世界，阿彌陀佛、大菩薩眾，圍繞住處，生蓮華中寶座之上，得菩薩神通，無生法忍。得是忍已，眼根清淨，以是清淨眼根，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如來。」

一、《楞嚴經》大勢至白佛：「我憶往昔恒河沙劫，有佛出世名無量光，十二如來相繼一劫，其最後佛，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；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。十方如來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；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；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香光莊嚴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；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。」

一、《寶積經》佛告父王：「一切眾生，皆即是佛，汝今當念西方世界阿彌陀佛，常勤精進，當得佛道。」王言：「一切眾生，云何是佛？」佛言：「一切決無生，無動搖、無取捨、無相貌、無自性，可於此佛法中安住其心，勿信於他。」爾時父王與七萬釋種，聞說是法，信解歡喜，悟無生忍。佛現微笑，而說偈曰：「釋種決定智，是故於佛法，決信心安住，人中命終已，得生安樂國，面奉阿彌陀，無畏成菩提。」又佛告彌勒，發十種心，往生極樂。何者為十？一者、於諸眾生，起於大慈，無損害心。二者、於諸眾生，起於大悲，無逼惱心。三者、於佛正法，不惜身命，樂守護心。四者、於一切法，發生勝忍，無執著心。五者、不貪利養，恭敬尊重，淨意樂心。六者、求佛種智，於一切時，無忘失心。七者、於諸眾生，尊重恭敬，無下劣心。八者、不著世論，於菩提分生決定心。九者、種諸善根，無有雜染清淨之心。十者、於諸如來，捨離諸相，起隨念心。是名菩薩發十種心。由是心故，當得往生。若人於此十心，隨成一心，樂欲往生彼佛世界，若不得生，無有是處。

一、《般舟三昧經》佛告跋陀和菩薩：「若沙門、白衣，所聞西方阿彌陀佛剎，常念彼方佛，不得缺戒。一心念，若一日晝夜，若七日七夜，過七日已後，見阿彌陀佛；於覺不見，於夢中見之。譬如

夢中所見，不知晝、不知夜，亦不知內、亦不知外，不用在冥中故不見、不用有所蔽礙故不見。如是跋陀恕菩薩，心當作是念時，諸佛國境界名大山須彌山，其有幽冥之處，悉為開闢；目亦不蔽、心亦不礙。是菩薩摩訶薩，不持天眼徹視、不持天耳徹聽、不持神足到於佛剎、不於是間終，生彼間佛剎乃見，便於是間坐見阿彌陀佛，聞所說經悉受得，從三昧中，悉能具足，為人說之。」

一、《觀佛三昧經》文殊自敘宿因，謂得念佛三昧，當生淨土；世尊復記之曰：「汝當往生極樂世界。」

一、《大集經賢護品》云：「求無上菩提者，應修念佛禪三昧。」偈云：「若人稱念彌陀佛，號曰無上深妙禪；至心想像見佛時，即是不生不滅法。」

一、《十住斷結經》云：「時座中有四億眾，自知死此生彼，牽連不斷，欲為之源，樂生無欲國土。佛言：『西方去此無數國土，有佛名無量壽，其土清淨，無淫怒癡，蓮花化生，不由父母，汝當生彼。』」

一、《如來不思議境界經》云：「菩薩了知諸佛及一切法，皆惟心量，得隨順忍，或入初地，捨身速生妙喜世界，或生極樂淨土中。」

一、《隨願往生經》言：「佛國無量，專求極樂者何？一以因勝，十念為因故；一以緣勝，四十八願普度眾生故。」

一、《稱揚諸佛功德經》云：「若有得聞無量壽如來名者，一心信樂，其人命終，阿彌陀佛與諸比丘，住其人前，魔不能壞彼正覺心。」又云：「持諷誦念，此人當得無量之福，永離三途，命終之後往生彼剎。」

一、《大雲經》云：「善男子，於此西方有一世界名曰安樂，其土有佛號無量壽，於今現在，常為眾生講宣正法。告一菩薩：『汝善男子，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，為諸薄福鈍根眾生，說《大雲經》，汝可往彼至心聽受。』是彼菩薩，欲來至此，故先現瑞。善男子，汝觀彼土諸菩薩身，滿足五萬六千由旬。『世尊，彼來菩薩名號何等？何緣而來此土？將非為度眾生故來？唯願如來為諸眾生，分別解說。』善男子，彼土菩薩，欲聞淨光受記別事，并欲供養如是三昧，是故而來。善男子，是菩薩名無邊光，通達方便，善能教導。」

一、《入楞伽經》云：「大慧！汝當知，善逝滅度後，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，厥號為龍樹，能破有無宗，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，得初歡喜地，往生安樂國。」

一、《大悲經》云：「我滅度後，北天竺國有比丘，名祈婆伽，修習無量最勝善根。已而命終，生於西方，過百千億世界無量壽佛

國，以後成佛，號無垢光如來。」
四、緯中之緯者：一如《華嚴‧ 毘盧遮那品》云：「爾時大威光童子，見波羅蜜善根莊嚴王如來成等正覺現神通力，即得念佛三昧，名無邊海藏門。」又〈 光明覺品〉云：「爾時光明過千世界，乃至一切處，文殊菩薩各於佛所，同時發聲說此頌言：『一切威儀中，常念佛功德；晝夜無暫斷，如是業應作。』」又〈 賢首品〉云：「見有臨終勸念佛，又示尊像令瞻敬，俾於佛所深歸仰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」又〈 十無盡藏品〉第八，念藏云：「此念有十種：所謂寂靜念、清淨念、不濁念、明徹念、離塵念、離種種念、離垢念、光耀念、可愛樂念、無能障礙念。」又〈 兜率偈讚品〉離垢幢菩薩云：「以佛為境界，專念而不捨；此人得見佛，其數與心等。」又〈 十回向品〉第十回向云：「以法施回向，願得憶念與法界等，無量無邊世界，未來現在，一切諸佛。」又〈 十地品〉中，從初至末，地地皆云：「一切所作，不離念佛。」又〈 佛不思議法品〉云：「如來有十種佛事：一者，若有眾生，專心憶念，則得現前。二者，若有眾生，心不調順，則為說法」等。又〈 入法界品〉云：「德雲比丘告善財言：『善男子，我得自在決定解力，信根清淨，智光照耀；普觀境界，離一切障，具清淨行，往詣十方，供養諸佛；常念一切諸佛如來，總持一切諸佛正法，常見一切諸佛，隨諸眾生種種心樂，示現種種成正覺門，於大眾中，而師子吼。善男子，我唯得此憶念一切諸佛境界，智慧光明，普見法門，所謂智光普照念佛門，常見一切諸佛國土，種種宮殿悉嚴淨故。令一切眾生念佛門，隨諸眾生心之所樂，皆令見佛，得清淨故。令安住力念佛門，令入如來十方中故。令安住法念佛門，見無量佛，聽聞法故。照耀諸方念佛門，悉見一切諸世界中，等無差別諸佛海故。入不可見處念佛門，悉見一切微細境中，諸佛自在神通事故。住於諸劫念佛門，一切劫中，常見如來諸所施為，無暫捨故。住一切時念佛門，於一切時，常見如來，親近同住，不捨離故。住一切剎念佛門，一切國土咸見佛身，超過一切，無與等故。住一切世念佛門，隨於自心之所欲樂，普見三世諸如來故。住一切境念佛門，普於一切諸境界中，見諸如來次第現故。住寂滅念佛門，於一念中，見一切剎一切諸佛，示涅槃故。住遠離念佛門，於一念中見一切佛，從其所住，而出去故。住廣太念佛門，心常觀察，一一佛身，充遍一切諸法界故。住微細念佛門，於一毛端，有不可說如來出現，悉至其所而承事故。住莊嚴念佛門，於一念中，見一切剎皆有諸佛成等正覺，現神變故。住能事念佛門，見一切佛出現世間，放智慧光轉法輪故。住自在心念佛門，知隨自心所有欲樂，一切諸佛現其像故。住自業念佛門，知隨眾生所積集業，現其影像令覺悟故。住神

變念佛門，見佛所坐廣大蓮華，周遍法界而開敷故。住虛空念佛門，觀察如來所有身雲，莊嚴法界虛空界故。』」

一、《法華經》云：「若有因緣，獨入他家，一心念佛；乞食無侶，一心念佛。」又云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于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。」

一、《淨名經》云：「寶積！當知：直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不諂眾生來生其國；深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大乘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大乘眾生來生其國；布施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；持戒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；忍辱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；精進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禪定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；智慧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正定眾生來生其國；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成就慈、悲、喜、捨眾生來生其國；四攝法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；方便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；三十七品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念處、正勤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眾生來生其國；回向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；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國土無有三惡、八難；自守戒行、不譏彼缺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國土無有犯禁之名；十善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命不中夭、大富、梵行、所言誠諦、常以軟語、眷屬不離善和諍訟、言必饒益、不嫉、不恚、正見眾生來生其國。如是，寶積！菩薩隨其直心，則能發行；隨其發行，則得深心；隨其深心，則意調伏；隨意調伏，則如說行；隨如說行，則能迴向；隨其迴向，則有方便；隨其方便，則成就眾生；隨成就眾生，則佛土淨；隨佛土淨，則說法淨；隨說法淨，則智慧淨；隨智慧淨，則其心淨；隨其心淨，則一切功德淨。是故寶積，若菩薩，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；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又云：「菩薩成就八法，於此世界，行無瘡疣，生於淨土。何等為八？饒益眾生，而不望報；代一切眾生，受諸苦惱；所作功德，盡以施之；等心眾生，謙下無閡；於諸菩薩，視之如佛；所未聞經，聞之不疑；不與聲聞，而相違背；不嫉彼供，不高己利。而於其中，調伏其心，常省己過，不訟彼短，恒以一心，求諸功德，是為八。」

一、《涅槃經》云：「菩薩六念，念佛第一。」又云：「繫念思惟，因緣力故，得斷煩惱。」

一、《大悲經》云：「一稱佛名，以是善根，入涅槃界，不可窮盡。」
一、《大般若經》云：「佛告曼殊室利菩薩：『能正修行一相莊嚴三昧，疾證菩提。修此行者，應離喧雜，不思眾生相，專心繫念。於一如來，審取名字，善想容儀，即為普觀三世一切諸佛，即得諸佛一切智慧。』」
一、《坐禪三昧經》曰：「菩薩坐禪，不念一切，惟念一佛，即得三昧。」
一、《增一阿含經》云：「四事供養閻浮提一切眾生，若有稱佛名號，如[(殼-一)/牛]乳頃，功德過上，不可思議。」
一、《文殊般若經》云：「佛告文殊：『欲入一行三昧者，應處空閒捨諸亂意，不取相貌，繫心一佛，專稱名字，隨彼方所端身正向，能于一佛念念相續，即是念中，能見過去未來見在諸佛。念一佛功德，與念無量佛功德無二。阿難所聞佛法，猶住量數；若得一行三昧，諸經法門，一一分別，皆悉了知，晝夜宣說，智慧辯才，終不斷絕。阿難多聞辯才百千等分，不及其一。』」
一、《大集經》云：「若人專念一方佛，或行或坐，至七七日，現身見佛，即得往生。」
一、《法華三昧觀經》云：「十方眾生，一稱南無佛者，皆當作佛，惟一大乘，無有二三；一切諸法，一相一門，所謂無生無滅，畢竟空相。習如是觀，五欲自斷、五蓋自除、五根增長，即得禪定。」
一、《那先經》云：「王問那先：『人生造惡，臨終念佛，得生佛國；我不信是語。』那先答言：『如持大石置于船上，因得不沒；人雖本惡，因念佛故，不入泥犁。其小石沒者，如人作惡，不知念佛，便入泥犁中。』」
頌曰：

如來金口言，　讚歎西方土。
如入長安城，　東西南北入；
入已即一城，　無別天子都。
普賢佛長子，　文殊七佛師；
授記及迴向，　是果位往生。
釋種得法忍，　善財證佛果；
面奉阿彌陀，　是菩薩往生。
龍樹破有無，　祈婆最勝根；
皆得佛授記，　是禪師往生。
聞佛心信樂，　誦念與持諷；
大石置船上，　是下劣往生。

阿難世多聞，　佛子中第一；
不如念一佛，　頓了諸經法。
云何義解家，　得輕易念佛？
諸正念法門，　經中皆悉載。
但一大乘法，　無二亦無三；
奉勸悟達士，　趁時歇狂解。
一心念阿彌，　蓮花念念生；
此是常寂光，　非報非方便。
作是觀為正，　勿妄生分別；
禪教律三乘，　同歸淨土海。
一切法皆入，　是無上普門；
教海義無量，　甕觀捨少許。
一臠遍鼎味，　是中有全藏。

西方合論卷之三(終)

西方合論卷之四

第四教相門

夫一大藏教，如器銜空；空無相體，器有方圓。器盡空除，緣亡教滅。是故隨緣普應，則涅槃真如，一器也；稱智自在，則名相專持，一空也。藥無定方，定方以病。豈謂玉屑珊瑚無上妙藥，概以治四百四病哉！夫病除藥貴，便溺即是醍醐；異證同方，參苓化為酖毒。何況無上醫王，治三乘出世之藥，療人天聲聞凡夫等瘡者哉。故先德約教，或一或多，名相雖別，理趣是同。道人不揣固陋，竊附先哲，分別諸句，用彰一乘；庶使觀者知淨土法門，攝一代時教，毋為儱侗禪宗、輕狂義虎所誑惑云爾。

一、純有教。　二、趨寂教。　三、有餘教(上三教分攝)。
四、無餘教。　五、頓悟教。　六、圓極教(上三教全攝)。

一、純有教者，為諸凡夫耽著愛染，造諸黑業；如來悲憫，為說地獄苦、餓鬼苦、畜生苦、無福德著我所苦，欲生人天，當修善根。如佛初成道，為提胄說世間因果；五百賈人，同受五戒，先懺悔五逆、十惡、謗法等罪，是為有教。《觀經》修三福中，首言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；又《無量壽經》，極言五惡、五痛、五燒之苦，教化群生令持五善，亦攝此義。然是經為求往生遮諸不善，非是忻心人天小果，修持是同，證果即別。如《楞嚴》、《華嚴》諸方等，雖不單說，亦兼帶之，不名純有。《觀經鈔》曰：「圓頓行者，豈違小乘出家之式、三歸眾戒威儀等事？」又曰：「得前前者，不得後後；得後後者，必得前前。何以故？一切諸佛，無不以十善而得度故。」《華嚴經》曰：「十不善業道，是地獄、畜生、餓鬼受生之因。十善業道，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之因。又此上品十善業道，以智慧修習，心狹劣故、怖三界故、闕大悲故、從他聞聲而了解故，成聲聞乘。又此上品十善業道，修治清淨，不從他教，自覺悟故；大悲方便，不具足故，悟解甚深因緣法故，成獨覺乘。又此上品十善業道，修治清淨，心廣無量故、具足悲愍故、方便所攝故、發生大願故、不捨眾生故、希求諸佛大智故、淨治菩薩諸地故、淨修一切諸度故，成菩薩廣大行。又此上上十善業道，一切種清淨故，乃至證十力無畏故，一切佛法皆得成就。是故我今等行十善，應令一切具足清淨，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，成就善根、增長善根、思惟善根、繫念善根、分別善根、愛樂善根、修習善根、安住善根，菩薩摩訶薩如是積集諸善根已，以此善根，所得依果，修菩薩行，於念念中，見無量佛，如其所應承事供養。」又云：「雖無所作，而恒住善根。」又云：「雖知諸法無

有所依，而說依善法而得出離。」奉勸悟達之士，猛省永嘉豁達之言，早尋白社不請之友。勿輕戒律，天上無作業之佛；勿貪虛名，地下有對證之鬼。蓮邦不遠，請即加鞭。

二、趨寂教者，即二乘寂滅之教，趨向涅槃，於嚴土利他不生喜樂，是為小乘；與淨土大乘之教正反。今云分攝者，以《無量壽經》及《觀經》中，皆有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果故。先德云：「小乘不生，據決定性不生；此中明生，為在此間先發大乘心，熏成種子，退心下地，要由垂終回小向大故生。」

問曰：「既回心向大，何故至彼，復證小果？」

釋曰：「以退大既久，習小功深，是故彼佛稱習說小，且令證果；又此證小果者，不守小位而住，還起大心進行彌速，或五劫或十劫，得成初地，如是階級，猶是殊勝，是故不同。又云：經中亦有頻婆證阿那含，然非此教正所被機；今從正為韋提希等宣淨土觀，尚非通別，豈是小乘？如迦文出世，亦有聲聞。畢竟大乘是正，以羊鹿等車，非實車故。」

三、有餘教者，了二空真理，修習萬行，趣大乘佛果。唯不許闡提、二乘成佛；謂闡提無性、二乘定性，決不可成；未盡大乘真理故，名有餘。此經言：「除五逆不生。」又云：「二乘種不生。」教義似同，二乘上已釋竟。言五逆不生者，以謗法故，以無信心，非是無性，決不可成。故《觀經》中，毀戒眾生臨終惡相見者，聞讚佛功德，地獄猛火化清涼風。乃至五逆十惡，具足十念者，見金蓮華，猶如日輪，一剎那頃，皆得往生。此是自性不思議功德，仗不思議佛力，得顯現故。若不具足佛性，如頑石濁滓，豈能透月？當知念能顯性，如是往生，是性力故。如日能顯空，空非因日。是故一切眾生，皆成佛故，不同始教有餘之教。

四、無餘教者，一切眾生平等一性，悉當成佛，是為大乘極則之教；唯一自心為教體，故云無餘。今此淨土法門，依正信願等法，究極皆歸一心。故經中言：「一心不亂，即得往生。」又《大本》三輩生彼者，皆云發無上菩提之心。菩提心者，即佛性是。《華嚴經》曰：「菩提心者，猶如種子，能生一切諸佛法故；猶如良田，能長眾生白淨法故；猶如大地，能持一切世間故；猶如淨水，能洗一切煩惱垢故；猶如大風，普于世間無所礙故；猶如盛火，能燒一切諸見薪故。」廣在彼經。當知菩提心是鐵砲中利藥，念佛是藥線，《華嚴》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，即是此義。菩薩五位加行，亦只是藥中引線耳。無量妙行，詎有加一行三昧之外者哉？

五、頓悟教者，《長者論》曰：「但一念不生，即名為佛，不從地位漸次而說，故立為頓教。」如《思益經》得諸法正性者，不從一地至一地。《楞伽經》曰：「十地則為初，初則為八地，乃至無所

有何次。」當知頓者即是不歷階級之義。天台《觀經疏》曰：「頓悟漸入，此即頓教，正為韋提希及諸侍女，並是凡夫未證小果，故知是頓，不從漸入。」《鈔》曰：「今經頓者，乃于化法以圓為頓。何故？無生忍位，別在初地，圓在初住；別教凡夫，經無數劫，方至此位；唯有圓教，即生可入。」今就韋提希即身得忍，判為頓者，是圓頓故。又他經說，受菩薩戒，身身相續戒行不缺，經一劫二劫三劫，始至初發心住；如是修行十波羅蜜等無量行願，相續不斷，滿一萬劫，至第六正性住；從是修行增進，始至第七不退住。今此經中，五逆十惡，持名即生，皆得不退，正合頓義。如《觀經》中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等語，皆直指心宗，更無迂迴。且如阿彌一聲，是非俱剗，何等直截，故古人謂之頭則公案。鑊湯波底豈貯寒氷；烈火焰中詎容寸草。達磨復起，不易吾說；更或踟躕，萬里千年。

六、圓極教者，慈恩《通贊》曰：「此方先德，總判經論有四宗：一、立性宗；二、破性宗；三、破相宗；四、顯實宗。《涅槃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等，是顯于真實中道義，捨化城而歸寶所，故知《彌陀經》乃第四宗也。又以教准宗，宗有其八：一、我法俱有宗；二、有法無我宗；三、法無去來宗；四、現通假實宗；五、俗妄真實宗；六、諸法但名宗；七、勝義皆空宗；八、應理圓實宗。如《華嚴》及《彌陀經》是第八宗收。」又若真歇了禪師等，以帝網千珠，發明淨土圓融之義，諸書具載。近有老宿，以《華嚴》配此經，謂圓全攝此，此分攝圓，得圓少分，分屬圓故。據經判義，甚有旨 趣。但圓極義者，無全無分，如月在川，川川皆有全月，乃至瓶池寸水，亦是全月，無分月故；如風在樹，樹樹皆有全風，乃至片葉莖草，亦是全風，無分風故。若圓中有分者，圓即有段；若分中非全者，圓即不遍，分全雙乖，圓義不成。

今約蓮宗圓極，分五種義：一、剎海相含義；二、三世一時義；三、無情作佛義；四、依正無礙義；五、充遍不動義。

一、剎海相含義者，一切諸佛報化國土，互相攝入，全他全此，而無留礙。若計不相入者，此即情見，情見非實。如一室中含一虛空，其中若人、若畜、若鬼、若虫、若几、若瓶、若架之類，皆依虛空建立。虛空屬人時，則諸鬼畜虫几瓶架所依之虛空，一切攝入人中；虛空屬鬼時，則諸人畜虫几瓶架所依之虛空，一切攝入鬼中；虛空屬虫時，諸人鬼畜几瓶架所依之虛空，一切攝入虫中；乃至虛空屬架時，則諸人畜鬼虫几瓶所依之虛空，一切攝入架中。參而不雜，離亦不分，非入非不入。是故經云：「國土光淨遍無與等，徹照無量無數不可思議世界，如明鏡中現其形像。」當知淨方、濁土，交光相入，如千燈一室故。

二、三世一時義者，眾生情見，執有時分，過現未來等事；約實相中，即無時體可得。何以故？若計晦明是時者，晦明則是葉相，如病眼見青，非定相故；若計老少是時者，老少則是幻質，如敝網裹風，非定質故，云何是中而有實義？今約延促相入二義，以明時體：一、促中有延；二、延中有促。一、促中有延者，如人假寐，夢經種種城邑聚落及見故人，悲笑分明，經歷時月；醒而問人：「孰睡幾時？」侍者答言：「數千錢時。」其人自思假寐無幾，云何經歷如許變態？了了記憶，非病非醉，展轉追惟是義，終不可得。二、延中有促者，如人二十忽得顛病，吞刀捉火，或為人言未來事，或對妻子嬉笑如常，及生男女，或忽能文，著種種書，經三十年。遇一異人，呪水與飲，其人如睡忽覺，即以二十為昨日事；家人屈指，為計歲月，出示子女，及種種書。其人自思：「本無歲月，焉有是事？」亦不復記病與不病。以是二喻，進退互觀，畢竟無有三世可得。是故經云：「觀彼久遠，猶若今日，經須臾間，歷事諸佛遍十方界。」是謂三世無間。三世無間者，時體不可得故。
三、無情作佛義者，權教中言，有情有佛性，無情無佛性，一切草木器界，不能成道及轉法輪。此是執情強計，屬意即有，屬物即無，不了諸法皆住法位。何以故？意是色故，是空根故，是往古來今故，是無情故，一無一切無故；青黃是意故，風鳴谷响是意故，草木瓦礫是意故，是有情故，一有一切有故。故知情之為情，亦可說自，亦可說物，不應說言誰無誰有。如一夫妻，共生一子，不應說言誰生誰不生。夫髮毛介齒，亦是無情，與我俱佛耶？抑與我不俱佛耶？夢中見山見水見木見石，亦是無情，是情想攝耶？抑非情想攝耶？當知，是中尚無是我非我，云何更計有情無情。是故經中道場寶樹，能淨諸根，風枝水响，咸宣妙法，無一物非佛身，無一物不轉法輪，豈是情見妄知所能計度。
四、依正無礙義者，依是器界，正是身根。若約凡情，即橫計有依有正，是義非實。何以故？若言虛空是依者，如人張口，則虛空入，乃至毛孔、骨節、心腹之內，皆有虛空。是依耶？是正耶？若言地水火風是依者，如人涎液，入器為水，髮焦為土，兩手相觸成火，噓氣為風。是依耶？是正耶？是故經中：「無量寶華，一一華中，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光明，一一光明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佛，普為十方說一切法。」以佛力故，現有寶華；以寶華故，復現諸佛。是故當知，盡一剎是佛身，剎剎皆然；無一身非佛剎，身身皆然。非是佛神力變現，唯一真法界智為依正故。
五、充遍不動義者，眾生妄計佛身即有去來，而實佛身無去無來，亦無不去不來。辟如鳥飛空中，一日千里，空非隨鳥，鳥不離空，是故經言：「阿彌陀佛，常在西方。」又言：「至一切行人之

所。」如《涅槃經》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波羅奈城有優婆夷，已于過去無量光佛種諸善根。是優婆夷夏九十日，請命眾僧，奉施醫藥。是時眾中有一比丘，身嬰重病，良醫診之，當須肉藥，若不得肉，病將不全。時優婆夷，尋自取刀，割其髀肉，切以為[榷-木+月]，送病比丘。比丘服已，病即得差。是優婆夷患瘡苦惱，不能堪忍，即發聲言：『南無佛陀！南無佛陀！』我于爾時，在舍衛城，聞其音聲，於是女人起大慈心，是女尋見我持良藥塗其瘡上，還合如本。我即為其說種種法，聞法歡喜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！我于爾時，實不往至波羅柰城，持藥塗是優婆夷瘡，當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女人見如是事。復次善男子！調達惡人，貪不知足，多服酥故，頭痛腹滿，受大苦惱，發如是言：『南無佛陀！南無佛陀！』我時住在優禪尼城，聞其音聲即生慈心；爾時調達，尋便見我往至其所，手摩鹽湯，而令服之，望已平復。善男子，我實不往調達所，摩其頭腹，授湯令服，當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調達見如是事。復次善男子！憍薩羅國有五百賊，群黨抄掠，波斯匿王遣兵伺捕，得已挑目，逐著黑闇叢林之下，受大苦惱，各作是言：『南無佛陀！南無佛陀！』啼哭號喚。我時住在祇桓精舍，聞其音聲即生慈心；時有涼風，吹香山中種種香藥，滿其眼眶，尋還得眼，如本不異。諸賊開眼，即見如來住立其前而為說法，賊聞法已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善男子！我于爾時，實不作風吹香山中種種香藥，住其人前而為說法，當知皆是慈善根力，令彼群賊見如是事。」如上之法，豈容思議？總之皆是一真法界，不得言是自心感見，亦不得言心佛和合，以佛地中離自、離他、離和合故，是故入此門者，莫同凡夫情見分別計度。如清涼云：「阿彌陀佛，即本師盧舍那，猶屬情量。何以故？十方世界，惟一智境無別佛故。」

(問：「論中所引《涅槃經》言慈善根力，或者如來法性，無人我遠邇；眾生受苦，皆如來性中境相耶？」)

(答：「此止說得正因佛性。然論正因，寧獨如來？雖眾生之性亦爾。但眾生為業所障，於他人受苦，縱親詣彼所，尚不克救，況不往而獲免耶？教中言八地以上菩薩，一呼其名即蒙利益，以分別業盡，法爾如然。故杜順和尚，一履懸門，十年無人竊去，自云：『多生不作盜業，故得如是報。』宋人有鄒橐陀者，人一見其面，輒得禍。近時有某妃子貧甚，凡手所觸物尋即廢去，不能自存。此非多生業力之故與！佛善根力，合得如是報，無足怪者。」)

西方合論卷之四(終)

西方合論卷之五

第五理諦門

夫即性即相，非有非空，理事之門不礙，遮表之詮互用。言無者如水月鏡花，不同龜毛兔角；言有者似風起雲行，不同金堅石礙。是故若滯名著相，即有漏凡夫；若撥果排因，即空見外道。夢中佛國，咸願往生；泡影聖賢，誓同瞻仰。說真說相，似完膚之加瘡；道有道無，類紅鑪之點雪。爰約真諦，分別四門：

一、即相即心門。　二、即心即相門。

三、非心非相門。　四、離即離非門。

一、即相即心門者，《淨土境觀要門》曰：「經云：『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。』又云：『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莫不從心造。』是故極樂國土寶樹、寶地、寶池、彌陀海眾正報之身、三十二相等，皆是我心本具，皆是我心造作，不從他得，不向外來。能了此者，方可論于即心觀佛。故《觀經》云：『諸佛如來是法界身，入一切眾生心想中。』至八十隨形好句，天台大師作二義釋：一、約感應道交釋；二、約解行相應釋。若無初釋，則觀非觀佛；若無次釋，則心外有佛。至釋是心作佛、是心是佛，從修觀邊說名為心作；從本具邊說名為心是，義遍初後，例合云：是心作日，是心是日；乃至是心作勢至，是心是勢至，以至九品之中，隨境作觀，莫不咸然。」又曰：「觀心觀佛，皆屬妄境，意在了妄即真，不須破妄然後顯真。故荊溪云：『唯心之言，豈惟真心，須知煩惱心遍，子尚不知煩惱心遍，安能了知生死色遍。色何以遍？色即心故。』若爾不須攝佛歸心，方名約心觀佛，如此明之，非但深得佛意，亦乃迥出常情。」《宗鏡錄》曰：「自心遍一切處。所以若見他佛，即是自佛，不壞自他之境，惟是一心眾生。如像上之模，若除模既見自佛，亦見他佛。何者？雖見他佛，即是自佛，以自鑄出故；亦不壞他佛，以於彼本質上，雖變起他佛之形，即是自相分故。」又曰：「自心感現佛身來迎。佛身常寂，無有去來；眾生識心，託本佛功德勝力，有來有去。如面鏡像，以夢施為。鏡中之形，非內非外；夢裡之質，非有非無，但是自心，非關佛化。故知，淨業純熟，目睹佛身；惡果將成，心現地獄。如福德之者，執礫成金；業貧之人，變金成礫。礫非金而金現，金非礫而礫生。金生但是心生，礫現唯從心現，轉變是我，金礫何從？」《正法念處經》云：「黠慧善巧畫師，取種種彩色，取白作白、取赤作赤、取黃作黃，若取鴿色，則為鴿色，取黑作黑。心業畫師，亦復如是。緣白取白，於天人中，則成白色。何義名白？欲等漏垢所不染污，

故名白色。又復如是，心業畫師，取赤彩色，于天人中，能作赤色。何義名赤？所謂愛聲味觸香色。又復如是，心業畫師，取黃彩色，於畜生道，能作黃色。何義名黃？彼此遞互飲血噉肉，貪欲嗔癡更相殺害，故名黃色。又復如是，心業畫師取鴿彩色，攀緣觀察，於餓鬼道作垢鴿色。何義名鴿？彼身猶如火燒林樹，饑渴所惱，種種苦逼。又復如是，心業畫師，取黑彩色，於地獄中畫作黑色。何義名黑？以黑業故，生地獄中，有黑鐵壁，被然被縛，得黑色身。如是乃至心業畫師，善治禪彩，攀緣明淨，如彼畫師，善治彩色，畫作好色，皆是自心，非他所作。是故當知心業畫師，以純淨色畫作淨土，亦復如是。」又如《般舟三昧》中說：「菩薩得是三昧，便于是間坐，見阿彌陀佛。譬如有人，聞毘耶離國有婬女人名菴羅婆利，舍衛國有婬女人名須曼那，王舍城婬女人名憂鉢羅槃那。有三人，各各聞人讚三女人，端正無比，晝夜專念，心著不捨，便于夢中，夢與從事。覺已心念，彼女不來，我亦不往，而婬事得辦，因是而悟：一切諸法皆如是耶？往告跋陀和菩薩，菩薩答言：『諸法實爾，皆從念生。』如是種種為三人說，三人即得不退轉地。菩薩於是間國土，聞阿彌陀佛，數數念，用是念故，見阿彌陀佛。譬如人遠出到他郡國，念本鄉里，家室親屬財產，其人於夢中，歸到故鄉里，見家室親屬，喜共言語，於夢中見已，覺為知識說之，我歸到故鄉里，見我家室親屬。菩薩如是，其所向方聞佛名，常念所向方欲見佛，菩薩一切見佛。譬如比丘，觀死人骨著前，有觀青時、有觀白時、有觀赤時、有觀黑時，其骨無有持來者，亦無有是骨，亦無所從來，是意所作。菩薩如是，欲見何方佛即見，何以故？持佛威神力、持佛三昧力、持本功德力，用是三事故得見佛。譬如年少之人，端正姝好，以持淨器盛好麻油，及盛淨水，或新磨鏡或無瑕水精，於是自照，悉自見影。何以故？以明淨故，自見其影，其影亦不從中出，亦不從外入。菩薩以善清淨心，隨意悉見諸佛。見已歡喜，作是念言：『佛從何所來，我身亦不去。』即時便知，佛無所從來，我亦無所去。復作是念：『三界所有，皆心所作。何以故？隨心所念，悉皆得見。以心見佛，以心作佛，心即是佛，心即我身，心不自知，亦不自見。』」若取心相，悉皆無智，心亦虛誑，皆從無明出；因是心相，即入諸法實相。是故當知，心外見佛，即成魔境。何以故？以心外無一法可得故。

二、即心即相門者，謂諸法畢竟空故，則有諸法；若諸法有決定性者，則一切不立。《般若經》曰：「若諸法不空，即無道無果。」《法句經》曰：「菩薩于畢竟空中，熾然建立。」《華嚴經》曰：「菩薩摩訶薩，了達自身及以眾生本來寂滅，而勤修福智無有厭

足；於諸境界永離貪欲，而常樂瞻奉諸佛色；知佛國土皆如虛空，而常莊嚴佛剎。」以是義故，菩薩樂修淨土。
《群疑論》：「問曰：『諸佛國土亦復皆空，觀眾生如第五大，何得取著有相，捨此生彼？』答：『諸佛說法不離二諦。經云：「成就一切法，而離諸法相。」成就一切法者，世諦諸法也；離諸法者，第一義諦無相也。又云：「雖知諸佛國，及與眾生空，常修淨土行，教化諸群生。」汝但見說圓成實相之教，破遍計所執畢竟空無之文，不信說依他起性因緣之教，即是不信因果之人，說于諸法斷滅相者，是為邪見外道。』」
又《十疑論》曰：「夫不生不滅者，於生緣中，諸法和合，不守自性，求于生體亦不可得。此生生時，無所從來，故名不生；諸法散時，不守自性，此散滅時，去無所至，故言不滅。非因緣生滅外別有不生不滅，亦非不求生淨土喚作無生。偈云：『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』又云：『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說無生。』又云：『譬如有人，造立宮室，若依空地，隨意無礙；若依虛空，終不能成。』諸佛說法，常依二諦，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。智者熾然求生淨土，達生體不可得，即是真無生，此謂心淨故佛土淨。愚者為生所縛，聞生即作生解，聞無生即作無生解；不知生即無生，無生即生。不達此理，橫想是非，嗔他求生淨土，幾許誣哉！」長蘆曰：「以生為生者，常見之所失也；以無生為無生者，斷見之所惑也。生而無生，無生而生者，第一義諦也。」永明曰：「即相之性，用不離體；即性之相，體不離用。若欲讚性，即是讚相；若欲毀相，祇是毀性。」天如曰：「性能現相，無生即生；相由性現，生即無生。」是則無聲聲中，風枝水响；非色色裏，寶樹欄干。豈同灰飛煙滅之頑空，與撥無因果之魔屬哉！
三、非心非相門者，《婆沙論》明新發意菩薩，先念佛色相，相體相業相果相用，得下勢力；次念佛四十不共法心，得中勢力；次念實相佛，得上勢力，不著色法二身。偈云：「不貪著色身，法身亦不著；善知一切法，永寂如虛空。」
《寶性論》曰：「依佛義故。經云：『佛告阿難言：「如來者，非可見法。」』是故眼識不得見故。依法義故，經云：『所言法者，非可說事。』是故非耳識所聞故。依僧義故，經云：『所言僧者，名無為。』是故不可身心供養禮拜讚歎故。」
《摩訶般若經》曰：「菩薩摩訶薩，念佛不以色念，不以受、想、行、識念，以諸法自性空故；不應以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念；不應以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而念；不以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

無礙智、十八不共法而念。何以故？是諸法自性空故。自性空則無所念，無所念故，是為念佛。」

《智度論》曰：「若菩薩于過去諸佛，取相分別回向，是不名回向。何以故？有相是一邊，無相是一邊，離是二邊行中道，是諸佛實相。是故說諸過去佛墮相數中，若不取相數回向，是為不顛倒。」

《佛藏經》曰：「見諸法實相，名為見佛。何等名為諸法實相？所謂諸法畢竟空無所有，以是畢竟空、無所有法念佛。」乃至「又念佛者離諸想，諸想不生，心無分別，無名字、無障礙、無欲無得，不起覺觀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隨所念起一切諸想，皆是邪見。舍利弗！隨無所有，無覺無觀，無生無滅，通達是者，名為念佛。如是念中，無貪無著，無逆無順，無名無想。舍利弗！無想無語，乃名念佛，是中乃至無微細小念，何況麁身口意業，無身口意業處，無取無攝，無諍無訟，無念無分別，空寂無性，滅諸覺觀，是名念佛。舍利弗！若人成就如是念者，欲轉四天下地，隨意能轉，亦能降伏百千億魔，況弊無明，從虛誑緣起，無決定相。是法如是無想無戲論，無生無滅，不可說不可分別，無暗無明，魔若魔民，所不能測。但以世俗言說，有所教化，而作是言：『汝念佛時，莫取小想，莫生戲論，莫有分別。何以故？是法皆空，無有體性，不可念，一相，所謂無相，是名真實念佛。』」

又《止觀》明念佛三昧者，當云何念？「為復念：『我當從心得佛？從身得佛？佛不用心得，不用身得，不用心得佛色，不用色得佛心。何以故？心者佛無心，色者佛無色，故不用色心得三菩提。』佛色已盡，乃至識已盡，佛所說盡者，是癡人不知，智者曉了。不用身口得佛，不用智慧得佛。何故？智慧索不可得，自索我了不可得，亦無所見，一切法本無所有，壞本絕本。」若如是念者，是名實相念佛之門，亦名絕待門。

四、離即離非門者，永明曰：「若執言內力，即是自性；若言他力，即成他性；若云機感相投，即是共性；若云非因非緣，即無因性。皆滯閡執，未入圓成。」當知佛力難思，玄通[穴/干]測。譬如阿迦叔樹，女人摩觸，花為之出，是樹無覺觸，非無覺觸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念觸，亦復如是。又如象齒，因雷生花，是齒非耳，云何有聞？若無聞者，花云何生？又若雷能生花者，諸物應有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聲塵，亦復如是。又如勇士，疑石為虎，箭至沒鏃；箭非剋石，石非受矢，菩薩摩訶薩不思議精進，亦復如是。又如有人遠行，獨宿空舍，夜中有鬼，擔一死人，來著其前；復有一鬼，隨逐瞋罵云：「是我物！」先鬼言：「我自持來！」後鬼言：「實我擔來！」二鬼各執一手爭之。前鬼言：「此中有人可問。」

後鬼即問：「是誰擔來？」是人思惟二鬼力大，妄語亦死，何若實語，即言：「前鬼擔來。」後鬼大嗔，捉此人手，拔斷著地；前鬼取死人一臂，附之即著，如是兩臂兩脚頭脅，舉身皆易。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，拭口而去。其人思惟：「眼見我身，被鬼食盡，今此我身，盡是他肉。」即于一切時，作他身想，乃至五欲亦不貪著，是他身故，不應供養；乃至妻子，亦不生染，是他身故，不應有染；乃至種種訶斥苦辱，亦皆順受，是他身故，無復憍慢。後忽自計：「若是他者，不應有我；若非他者，他身現在。是中非他非非他，非我非非我；我亦不可得，他亦不可得，從本已來，恒自如是。」即時得知，一切法是我非我，皆為妄計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觀力，見佛自他，亦復如是。又如貧人商丘開，信富者言，入火不燒，入水不溺，投高不折，乃至隨諸誑語皆得實寶物，而是貧人，無他術故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貪欲，獲佛寶王，亦復如是。又如空谷隨聲發響，此響不從空來，不從谷來，不從聲來。若從空來者，空應有響；若從谷來者，應時時響；若從聲來者，呼平地時，此響亦傳；乃至非和合來，非因緣來，非自然來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聲相，非來非去，亦復如是。又如幻人幻長者所愛馬，入小瓶中，瓶不加大，而馬跳躍如常，長者為設食已，馬繫柱如故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幻法，變現佛剎，亦復如是。又如訶宅迦藥，人或得之，以其一兩，變千兩銅悉成真金，非千兩銅，能變此藥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大丹，點穢成淨，亦復如是。又如有人得安繕那藥，以塗其目，雖行人中，人所不見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藥力，於念念生中得無生身，亦復如是。又如無能勝香，若以塗鼓，其聲發時，一切敵軍皆自退散；又轉輪王有香名海藏，若燒一丸，王及四軍，皆騰虛空。菩薩摩訶薩不思議正念香，伏諸魔軍，超越三界，亦復如是。是故當知，念佛三昧不可思議！如普賢毛孔不可思議；如摩耶夫人腹不可思議；如淨名丈室不可思議；如具足優婆夷小器不可思議。何以故？一切法皆不可思議故。若有一毛頭許可思議者，即非法界性海。如上言心、言境、言有相、無相者，皆是思議法；若入此不思議解脫，即知一切分別念佛，皆為戲論。

西方合論卷之五(終)

西方合論卷之六

第六稱性門

夫一切賢聖，稱心而行，法性無邊，行海叵量。是故或一剎那中，行滿三祇；或恒河沙劫，未成一念。飛空鳥跡，辨地位之分齊；淚日風花，明過現之影像。無脛而走，舍阿彌以何之；不疾而速，識西方之非遠。譬諸五色至玄而亡，萬流以海為極者也。今約大乘諸行，總入一行，略示五門：

一、信心行。　二、止觀行。　三、六度行。

四、悲願行。　五、稱法行。

一、信心行者，經云：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。」一切諸行，無不以信為正因，乃至菩提果滿，亦只完此信根。如谷子墮地，迨于成實，不異初種；如稚筍參天，暨至叢葉，本是原竿。初心菩薩，無不依是信力而成就者。是故蓮宗門下，全仗此信為根本：一者、信阿彌陀佛不動智、根本智，與己無異。如一大虛空，日映則明，雲來則翳，虛空本無是故；又則雲與日，皆即虛空故。二者、信阿彌陀佛，從發願來，那由他劫內，一切難行難忍種種修習之事，我亦能行。何以故？自憶無始劫中漂溺三塗，生苦、死苦、披毛戴角苦、鐵床銅柱苦，一切無益之苦，皆能受之，何況如今菩薩萬行濟眾生事，豈不能為？三者、信阿彌陀佛，無量智慧、無量神通，及成就無量願力等事，我亦當得。何以故？如來自性方便，具有如是不思議事，我與如來同一自體清淨性故。四者、信阿彌陀佛，不去不來，我亦不去不來；西方此土，不隔毫端，欲見即見。何以故？一切諸佛，皆以法性為身土故。五者、信阿彌陀佛修行歷劫，直至證果，不移剎那，我今亦不移剎那，位齊諸佛。何以故？時分者是業收，法界海中業不可得故。如是信解，是謂入道初心，信一切諸佛淨土之行。

二、止觀行者，如《圓覺》、《楞嚴》、《華嚴》諸方等經，古今學者，廣設觀門，唯台宗三觀，最為直捷，示一心之筌蹄，撮諸法之要領，修行徑路，無踰于此。西方宗旨 ，自有十六正觀，然一一觀中，具含此三義，故天台詮經，直以三諦攝彼十六。《妙宗鈔》曰：「性中三德體，是諸佛三身，即此三德三身，是我一心三觀。若不然者，則觀外有佛，境不即心，何名圓宗絕待之觀。亦可彌陀三身以為法身，我之三觀以為般若，觀成見佛即是解脫，舉一具三，如新伊字。觀佛既爾，觀諸依正，理非異塗。」廣如《疏鈔》，不能具述。至若溫陵禪師，則純以念佛一聲，入三觀門。言念存三觀者，如一聲佛，遂了此能念體空，所念無相，即念存空

觀，所念之佛即應身，即心破見思惑也。雖能念體空，所念無相，不妨能念分明，所念顯然，即念存假觀，所念之佛即報身，即心破塵沙惑也。正當能念所念空時，即能念所念顯然；正當能念所念顯時，即是能念所念寂然，空假互存，乃念存中觀，所念之佛即法身，即心破無明惑也。是又即念佛因，究竟三諦，淨彼四土，如拈一微塵變大地作黃金，是謂法界圓融，不可思議觀門。

三、六度行者，《起信論》曰：「菩薩從初正信已來，於第一阿僧祇將欲滿故，於真如法中，深解現前所修離相，知法性體離慳貪故，隨順修行檀波羅蜜；法性無染離五欲過故，隨順修行戒波羅蜜；法性無苦離瞋惱故，隨順修行忍波羅蜜；法性無身心相離懈怠故，隨順修行精進波羅蜜；法性常定，體無亂故，隨順修行禪波羅蜜；法性體明，離無明故，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。」故《智度論》曰：「菩薩觀一切法畢竟空，不生慳貪心。何以故？畢竟空中無有慳貪，慳貪根本斷故。」乃至「般若波羅蜜畢竟空故，常不生癡心。所以者何？佛說一切法，無施無受，非戒非犯，乃至不智不愚故。」又云：「菩薩雖不見布施，以清淨空心布施，作是念：『是布施空無所有，眾生須故施與。如小兒以土為金銀，長者則不見是金銀，便隨意與，竟無所與。』其餘五法亦復如是。」是謂菩薩行于六度。修淨土者，即無如是差別名相，然亦不越一行，具此六義：一者、捨諸雜念，是行於施；又則繫佛，不住捨念，是性施故。二者、念念中淨，是行于戒；又則繫佛，不求滅念，是性戒故。三者、世念盡弱，是行於忍；又則繫佛，非關摧念，是性忍故。四者、畢念不退，是行精進；又則一念即是，不著苦行，是性精進故。五者、得念三昧，是行于定；又則念念是佛，不貪禪味，是大定故。六者、了念佛因，即念而佛，是行于智；又則念本非有，佛本非無，不落斷常，是一切種智故。是故念佛一門，能該諸行。何以故？念佛是一心法門，心外無諸行故，然亦不廢諸行，若廢諸行即是廢心故。

四、悲願行者，諸佛菩薩，性海無盡，供養無盡，戒施無盡，乃至饒益無盡。如普賢發十大願：虛空界眾生界，無有盡時，而我此願，亦無有盡，身語意業，無有疲厭，名為願王。一切諸佛，無不成就如是願王，證涅槃果。故天親菩薩淨土五念門，以禮拜、讚歎、作願、觀察前四種，為成就入功德門；回向一切煩惱眾生，拔世間苦，為成就出功德門。菩薩修五念門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難曰：「佛及眾生，本無所有。如《淨名經》言：『菩薩觀于眾生，如呼聲響；如水聚沫；如芭蕉堅；如電久住；如無色界色；如焦穀芽；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；如佛煩惱習；如夢所見已寤，菩薩

觀眾生為若此。』是則眾生本空，菩薩種種發願利生，將無眼見空華邪？」

答曰：「《智度論》中，佛說：『此中言無佛者，破著佛想，不言取無佛相。』是故當知，言無眾生者，破眾生想，不言取無眾生相。如《淨名》言：『菩薩作是觀已自言：「我當為眾生，說如斯法。」即真實慈。』即知菩薩不取無眾生相；又則說是法者，真實利生，真實悲願，無別度眾生事也。又如《般若經》，菩薩深入大悲，如慈父見子為無所值物故死，父甚憐之，此兒但為虛誑故死。諸佛亦如是，知諸法空畢竟不可得，而眾生不知；眾生不知故，于空法中染著，著因緣故，墮大地獄，是故深入大悲。是則諸佛興慈運悲，正以眾生空故，眾生誑入生死故，豈有反息悲願之理。故知，菩薩種種度生者，是深達無眾生義。何故？若見有眾生故即有我，慈悲心劣，豈能行如是饒益之行？又先德云：『未居究竟位，全是自利門：從十信初心，歷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直至等覺佛前普賢，猶是自利利他門者；登妙覺位佛後普賢，方是利他之行。』如佛告比丘：『功德果報甚深，無有如我知恩分者，我雖復盡其邊底，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，是故今猶不息，雖更無功德可得，我欲心亦不休。』當知，行海無邊，非丈竿尺木所能探其底裏。如癡兒見人指門前竿云在天半，即計量言：『從地至天止兩竿許。』佛法戲論亦復如是。」

五、稱法行者，法界海中，無量無邊；菩薩行海，亦無量無邊。虛空著彩，粉墨徒勞；法界無方，轍跡安用。是故菩薩自性行者，非有非無，非行非不行，唯是稱法自在之行。一者、菩薩度一切眾生究竟無餘涅槃，而眾生界不減。如登場傀儡悲咲宛然，唯一土泥，空無所有，是稱法行。二者、菩薩行五無間，而無惱恚；至于地獄，無諸罪垢；至於畜生，無有無明憍慢等過。如淫女離魂逐所歡去，乃至生子而身常在父母前，是稱法行。三者、菩薩自身入定，他身起定；一身入定，多身起定；從有情身入定，從無情身起足。如猛虎起屍，跪拜作舞，唯虎所欲而屍本無知，是稱法行。四者、菩薩於一小眾生身中，轉大法輪，燃大法炬，震大法雷，魔宮摧毀，大地震動，度無量無邊眾生，而此小眾生，不覺不知。如天帝樂人，逃入一小女子鼻孔，遍索不得，而此女子不覺不知，是稱法行。五者、菩薩欲久住世，即以念頃衍作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；欲少住世，即以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，縮為念頃。如小兒看燈中走馬，計其多寡首尾，了不可得，是稱法行。是故若證如是不思議行者，一念之中，三世諸佛淨土攝入無餘，是謂菩薩莊嚴淨土之行。以無思智照之可見，非是情量所能猜度。何以故？以自性超一切量故。

西方合論卷之六(終)

第七往生門

夫究竟涅槃，唯除如來。二乘破有執空，假名寂滅；菩薩發真無漏，分破無明。何況劣根淺解，大海一滴，輒逞狂慧，斷無後有，以恣情為遊戲，以修行為纏縛，自殺殺他，何異酖毒。如佛在時有一比丘得四禪，生增上慢，謂得阿羅漢，不復求進。命欲盡時，見有四禪中陰相來，便生邪見謂無涅槃，佛為欺我！惡邪生故失四禪中陰，便見阿鼻泥犁中陰相，命終即生阿鼻地獄。此等猶是坐禪持戒，一念妄證，遂沈黑獄。而今禪人得少為足，蕩心逸軌，其惡報又不知當如何也。古人云：「不生淨土，何土可生？三祇途遠，入餘門者，多有退墮。」是以古今聖流，皆主張此一門。今略示六種，以定指南：

一、菩薩生人中者。
二、菩薩生兜率天者。
三、菩薩生長壽天者。
四、菩薩生界外者。
五、菩薩初發心時生如來家者。
六、菩薩三祇行滿生十方世界利益一切眾生者。

一、菩薩生人中者，如《般若經》云：「有菩薩人中命終，還生人中者，除阿毘跋致，是菩薩根鈍，不能疾與般若波羅蜜相應，諸陀羅尼門、三昧門，不能疾現在前。」夫人中火宅，百苦相纏，唯大菩薩處之則無染累，如鵝入水水不令濕。若諸小菩薩，非深種善根，尺進丈退，何由得諸三昧？如舍利弗千六十劫行菩薩道，欲渡布施河時，有乞人來乞其眼，舍利弗出一眼與之，乞者得眼，于舍利弗前嚊之，唾而棄地，又以脚蹈。舍利弗思惟言：「如此弊人等，難可度也，不如自調早脫生死。」思惟是已，于菩薩道退迴小乘。又如飛行仙人，以王夫人手觸，神通頓失。迦文往因，以歡喜丸媚藥，暱就婬女。賢聖猶爾，何況初心。豈若一念阿彌，三昧疾現；寄質蓮邦，永離貪欲者哉！論曰：「菩薩以不見現在佛故心鈍。」即知菩薩常當近佛，以近佛根利，疾得般若故。

二、菩薩生兜率天者，為一生補處菩薩，皆生兜率；菩薩欲隨下生者，亦生彼處。《十疑論》曰：「兜率天宮是欲界，退位者多，又有女人，長諸天愛欲，天女微妙，諸天耽玩自不能捨；不如阿彌淨土，純一大乘清淨良伴，煩惱惡業，畢竟不起，遂致無生之位。如師子覺菩薩生彼，為受天樂，從去已來，總不見彌勒。諸小菩薩尚著五欲，何況凡夫。」又《彌勒上生經》得入正定，方始得生，更

無方便接引之義。是則兜率內院，尚不求生，何況欲界諸天妙欲之藪，豈有需飲而入焦石之鄉，避溺而沈大海之底者哉。
三、菩薩生長壽等天者，《智度論》曰：「菩薩無方便入初禪，乃至行六波羅蜜，無方便者入初禪時不念眾生，住時起時不念眾生，但著禪味，不能與初禪和合行般若波羅蜜，是菩薩慈悲心薄故，功德薄少，為初禪果報所牽，生長壽天。」長壽天者，非有想非無想處，壽八萬大劫。或有人言，一切無色定通名長壽天，以無形不可化故，不任得道，常是凡夫處故。或說無想天名為長壽，亦不任得道故。或說從初禪至第四禪，除淨居天，皆名長壽，以著味邪見，善心難生故。如經中說：「佛問比丘：『甲頭土多，地上土多？』諸比丘言：『地上甚多，不可為喻。』佛言：『天上命終還生人中者如甲頭土，墮地獄者如地土。』」何以故？以本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或於禪中集諸福德，方得還生人中，聞佛法故。若是最初發心求生淨土，即常得聞法，直至不退，豈有如是等過。
四、菩薩生三界外者，有二種：一、二乘三種菩薩，折伏現行煩惱，捨分段而生界外，悲智狹劣，于嚴土利他，不生喜樂，為如來所呵。若不迴心行六度等行，畢竟不入大乘智海。二、法身菩薩，如《般若經》：「佛告舍利弗：『有菩薩摩訶薩，得六神通，不生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諸佛。舍利弗！有菩薩摩訶薩，遊戲神通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，所至到處，無有聲聞、辟支，乃至無二乘之名。舍利弗！有菩薩摩訶薩，所至到處，其壽無量。』」釋曰：「菩薩有二種：一者生身菩薩；二者法身菩薩。法身菩薩，斷結使得六神通；生身菩薩，不斷結使，或離欲得五神通。得六神通者，不生三界，所至世界皆一乘清淨，壽無量阿僧祇劫，菩薩生彼，為樂集諸佛功德故。」當知，菩薩具六神通，方得生彼，甚為希有。凡夫往生者，以佛力故，又則念力不可思議，以念念中具六神通故。
五、菩薩初發心時生如來家者，為上上根人，頓示本智，初心創發，十住位上，即與佛同。如《華嚴經》有一顰菩薩，經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，不生佛家，猶是假名菩薩。以雖見佛性，未彰智業。長者《決疑論》云：「初發心住明，以從禪定，顯得根本空智慧門，無明始謝，智慧始明，初生如來智慧之家，名住佛所住故，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門法門。以此見道，無古今中邊等見，經歷五位，鍊磨習氣，增長慈悲，名為修道。故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，方可修道。如善財南行，求諸勝友，皆云：『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』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，不云增長佛道？為根本智以定顯得，無作無修，但學菩薩行，根本智自明自顯，若不得正覺之體，諸行並是無常，皆是人天有生死業報也。」

又云：「經此現生一生發心相應時，得以正智于分段身觀行心成，兼修善業，來生入變易身。以今生分段之身，是過去作業；今身以智修觀行業，來生得神通變化生也。」如十善業，尚生天上得業報神通；如龍大力鬼，尚以無明惡業猶有神通，何況道眼開敷，慈善根力，使智神用一生作意，而于來世不獲大用神通者也。《宗鏡錄》曰：「初心成佛者，非謂不具諸功德。如經說普莊嚴童子，一生得聞善熏習，二生成其解行，三生得入果海。同一緣起，而此三生只在一念。猶如遠行，到在初步。然此初步之到，非謂無於後步，明此童子得入果海，非不久植善根。問：『既久修始得，云何言一念得耶？』答：『言久修善根者，即在三乘教攝，從三乘入一乘，即是一念始修足。故經云：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。」譬眾川入海，纔入一滴，即稱周大海，無始無終。若餘百川水之極深，不及入大海之一滴；即同三乘中修多劫，不及一乘之一念。又此時劫不定，或一念即無量劫，如十玄門時處無礙。又大乘明一念成佛有二：一者會緣以入實性，無多少故，明一念成佛。二者行行纔滿，取最後念，名為一念成佛，如人遠行以後步為到。若一乘明一念成佛者，如大乘取後一念成佛，即入一乘，以後即初，初念即是成。何故？以因果相即，同時相應故。然一念成者，即與佛同位，未具究竟，故復有淺深之殊。如人始出門，及以久遊行他土，雖同在空中，而遠近有別。是故十信十住等五位，各各言成佛，而復辨其淺深，此中須善思之。』」若二大士言，即知禪門悟達之士，不得廢一切行，銷磨無始結習也。夫居此濁惡，進一退萬，若不近佛，垢膩交集，行何由成？如善財初發心悟道時，德雲比丘教以憶念一切諸佛法門；及入彌勒閣後，普賢菩薩為發十大願王，導生極樂，此是一切如來入道榜樣。《華嚴》所說一真法界門，不同餘教有權有實，是經不信，即真闡提。雖使釋迦讚歎，普賢勸進，彌勒作證，亦末如之何也已矣！

六、菩薩三祇行滿，生十方世界利益一切眾生者，菩薩功德成滿，自然有不思議業，能現十方利益眾生。《起信論》曰：「證發心菩薩于一念頃，能至十方無餘世界供養諸佛，請轉法輪，唯為開導利益眾生，不依文字。或示超地，速成正覺，為怯弱眾生故；或說我于無量阿僧祇，當成佛道，為怠慢眾生故。而實菩薩種性根等，發心則等，所證亦等，無有超過之法，以一切菩薩，皆經三阿僧祇劫故。」如《智度論》言：「釋迦世尊，從過去釋迦文佛至尸棄佛，為初阿僧祇；從尸棄佛至然燈佛授記時，為二阿僧祇；從然燈佛至毘婆尸佛，為三阿僧祇。」《婆沙論》敘三阿僧祇劫修六度行，百劫種相好因，然後獲五分法身。唯識謂地前歷一僧祇，初地滿二僧祇，八地至等覺，是三僧祇，然後獲究竟法身。

難曰：「長者《合論》皆云：不離一念歷阿僧祇。何得執定永劫，乖第一義。」
答曰：「長者但言三祇本空，時體不可得，非是無時。如人眼耳鼻舌身現在，說六根本無，不是廢却六根言無也。譬如小兒見水中月，心生愛著欲取而不可得；智者教言是可眼見，不可手捉。但破可取，不破可見，諸佛菩薩三世行業亦然，雖一切不可得，而非是無行。且如龍樹、馬鳴二大菩薩，皆是禪門傳衣之祖，豈肯自誑誑他，誤賺後來。當知生死事大，非是一知半行，所能唾出。《智度論》曰：『有菩薩利根心堅，未發心前久來集諸無量福德智慧，是人遇佛聞是大乘法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即時行六波羅蜜，入菩薩位，得阿鞞跋致地。所以者何？先集無量福德，利根心堅，從佛聞法故。譬如遠行，或有乘羊而去，或有乘馬而去，或有神通去者。乘羊者久久乃到，乘馬者差速，乘神通者發意頃便到。如是不得言發意聞，云何得到神通相爾？不應生疑。菩薩亦如是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即入菩薩位。有菩薩初發意，初雖心好，後雜諸惡，時時生念我求佛道，以諸功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人久久無量阿僧祇劫，或至或不至，先世福德因緣薄，而復鈍根心不堅固，如乘羊者。有人前世少有福德利根，發心漸漸行六波羅蜜，若三若十，若百阿僧祇劫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如乘馬者必有所到。第三乘神通者，如上說。』是知：漸修頓證各各不同，菩薩欲取佛位，無緣至者。故先德云：『雖齊佛覺，未逮極果非為究竟。』」是故悟達之士，決當求生淨土，如法修行免致退墮；俟忍力堅固，入世利生，方為究竟佛果故。
西方合論卷之七(終)

第八見網門

夫一切迷情，依諸見起，履之則為稠林，溺之則為熱海。如蠶作繭，即住處為受縛之因；似蛾赴燈，依光明作喪生之本。故先達云：「行起解絕。」所以將趨聖室，先入普賢之門；欲修正因，首割邪見之網。今約諸家負墮，略分十則。無法可捨，是見必訶。拋家蕩子，慣憐羈旅之人；落第寒生，備識窮途之苦。幸順佛言，莫依魔教。

一、斷滅墮。　二、怯劣墮。　三、隨語墮。
四、狂恣墮。　五、支離墮。　六、癡空墮。
七、隨緣墮。　八、唯心墮。　九、頓悟墮。
十、圓實墮。

一、斷滅墮者，有二種：一、諸儒生滯現在身，疑未來斷滅；二、新發意學人執空相，疑一切斷滅。此等尚不信有生，云何信往生及淨土等事。今為略釋：

一、釋儒生等者，《楞嚴經》「佛告波斯匿王：『汝今自傷髮白面皺，其面必定皺於童年。則汝今時觀此恒河，與昔童時觀河之見，有童耄不？』王言：『不也。』佛言：『大王，汝面雖皺，而此見精，性未曾皺。皺者為變，不皺非變。變者受滅，彼不變者，元無生滅。云何於中受汝生死，而言此身死後全滅？』」《智度論》：「問曰：『人死歸滅。滅有三種：一者火燒為灰；二者蟲食為糞；三者終歸於土。今但見其滅，不見更有出者受于後身，以不見故，則知為無。』答曰：『若謂身滅便無者，云何有眾生先世所習憂喜怖畏等，如小兒生時或啼或笑，先習憂喜，故今無人教，而憂喜續生。又如犢子生知趣乳；猪羊之屬，其生未幾，便知有牝牡之合。子同父母，好醜貧富聰明闇鈍各各不同，若無先世因緣者，不應有異。如是等種種因緣，知有後世。又汝先言，不見別有去者。人身中非獨眼根能見，身中六情，各有所知。有法可聞可嗅可味可觸可知者，可聞法尚不可見，何況可知者。有生有死，法亦可見亦可知，汝肉眼故不見，天眼者了了能見，如見人從一房出入一房，捨此身至後身亦如是。若肉眼能見者，何用求天眼，若爾者天眼肉眼愚聖無異，汝以畜生同見，何能見後世。可知者，如人死生雖無來去者，而煩惱不盡，故于身情意相續，更生身情意，身情意造業，亦不至後世，而從是因緣，更生受後世果報。譬如乳中著毒，乳變為酪，酪變為酥。乳非酪酥，酪酥非乳，乳酪雖變，而皆有毒。此身亦如是。今世五眾因緣故更生後世，五眾行業相續不異故而受果

報。又如冬木雖未有華葉果實，得時節會則次第而出，于是因緣故，知有死生。復次現世有知宿命者，如人夢行疲極，睡臥覺已，憶所經由。又一切聖人，內外經書，皆說後世。復次現世不善法，動發過重，生瞋恚嫉妬疑悔，內惱故身則枯悴顏色不悅，惡不善法，受害如是，何況起身業口業。若生善法淨信業因緣，心清淨得如實智慧，心則歡悅，身得輕軟顏色和悅。以有苦樂因緣，故有善不善；今定有善不善故，當知必有後世。但眾生肉眼不見，智慧薄故而生邪疑，雖修福事，所作淺薄。譬如藥師，為王療病；王密為起宅，而藥師不知。既歸見之，乃悔不加意盡力治王。復次聖人說今現在事，實可信故；說後世事，亦皆可信。如人夜行險道，導師授手；知可信故，則便隨逐。比智及聖人語，可知定有後世。汝以肉眼重罪，比智薄故，又無天眼，既自無智又不信聖語，云何得知身後。』」如宣聖言費隱，則言鬼神德盛，明明說道武周達孝，唯在識鬼神之情狀，事死如事生處，而考亭先生，曲為解說，歸之二氣。何其敢于誣先聖、疑後來耶？且稗官野史不足論，如彭生為豕，伯有為厲。劉聰為遮須國王，蔣濟之子乞官于泰山令，則正史也。玄鳥生商，帝武肇周，則正經也。雀化蛤，田鼠化鴽，鷹化鳩，則正令也。一微塵識所知幾何，擬欲蛙嫌海量，螢掩日光，侮聖褻天當得何罪？又談者恒言：「非人所經歷，及道理不可信者，即不足憑。」如日月度數及五星往來，非人所得經歷也，天不來此、人亦不往彼，何以推測皆驗？又天何為高，地何為卑，風何為起，雲何為行，春何為生，秋何為殺，此有何道理可憑？胎中之根，無知而轉；字母之乳，無因而出，此有何道理可憑？微而至于一毛一塵，一草一木，若有毫頭許道理可憑，幸為指出；不過常見故則常之，此常見者，亦復無理；是故不應以不見故而疑往生。

二、釋學道執空相者，論曰：學人聞說空，于生死業因緣中生疑。若一切法畢竟空，無來無去，無出無入，云何死而有生？現在眼見法尚不應有，何況死後復生餘處？不知佛法中諸法畢竟空，而亦不斷滅；生死雖相續，亦不是常。無量阿僧祇劫，業因緣雖過去，亦能生果報而不滅，是為微妙難知。若諸法都空，佛不應說往生，何有智者前後相違。若生死相實有，云何言諸法畢竟空？但為除諸法中愛著邪見顛倒故說畢竟空，不為破後身；又為遮罪業因緣故，說種種往生。佛法不著有，不著無有；無亦不著，非有無亦不著；不著亦不著。如是人則不容難，如以刀斫空則無所傷，是為畢竟空相。畢竟空不遮生死業因緣，是故說往生。此疑甚淺，少有知者，皆能斷之。以世間人作此見最多，故首破之，為是求往生者之第一障難故。

二、怯劣墮者：一、疑結習濃厚；二、疑念力輕微；三、疑萬億剎遠。

一、疑結習濃厚者，凡夫但知業力，不知業性空故；所以若眾生業性實者，盡虛空界，亦無容受處。如黑雲障空，風至則滅；若雲實者，吹亦不去。虛空喻性，黑雲喻業，念佛喻風。又則業性即是法性，力用至大，以結使故神力不現。如烏芻瑟摩，聞空王佛說多婬人成猛火聚，却後遍觀四支百骸諸冷煖氣，神光內凝，化多婬心成智慧火。夫同一熱惱，方其婬成大火聚，及其離成大寶焰；若婬性實者，云何是中而得三昧？是故迷成則處胎獄；念成即入蓮胞。以胎性即是化性，非從外來；如濁水中清，非外來故。

二、疑念力輕微者，眾生愚昧，信有形之行業大，不信無形之念力尤大。何故？念力是行業根，一切事業非念不成。如人造罪，無心造者，重得輕報；有心造者反是，以念力重故。如人無記時，流俗鄙事，耳提面囑，亦復不記；若心在者，種種難記之事，一入耳根，終身憶持不忘，以念力堅固。蘇子瞻曰：「佛以大圓覺，充滿十方界；我以顛倒想，出沒生死中。」云何以一念，得往生淨土？我造無始業，本從一念生；既從一念生，還從一念滅。生滅滅盡處，則我與佛同。如投水海中，如風中鼓橐，雖有大聖智，亦不能分別。《淨土決》云：「人之念頭，所係最急，如水之必赴海，如火之必炎上，如利刃之必傷，如毒藥之必殺，無空過者，念佛之念亦復如是。」如婬男子婬念堅故，化為猛焰延燒神廟。又如月光童子觀想水故，弟子窺屋唯見清水。又如僧清辯與外道論議，外道堅執己見忽化為石，清辯猶書目于石上，明日往視之，亦有答辭，久之忽自破碎，而吼聲于空中。是等皆以念力堅猛，無因變化，云何念佛而佛不現？當知念力是一切法中之王，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，怒時額上必生瘡，瘡若未合，遍閻浮提人無敵者故。

三、疑億萬剎遠者，凡夫執定十萬億剎，意謂快馬疾帆日不千里，云何剎那得生彼處？不思國土遠近者，從分段身計度生，從肉眼生。此往生者，為是分段身耶？為是周遍含容之心耶？若分段身者，身是頑質，云何得生？若心生者，心周沙界，淨土原在心中，焉有往來。如人在長安思鄉，或閩或滇，隨念即至，豈有程途。又如人夢時身雖在床，而心意識遍至他方。無功居士曰：「極樂去此十萬億剎，凡夫命終頃刻即至者，蓋自心本妙耳。」故《楞嚴》云：「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隨處滅盡。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；因緣別離，虛妄名滅。」以此推之，當命終時，染濁緣離故，娑婆當處幻滅；清淨緣合故，極樂當處幻生。此滅彼生間不容髮，亦何頃刻之可論。往余鄉有人能致乩仙，乩仙者即其兄也。後赴選京師，余兄等有所卜　，其人虞地遠不能赴，不得已書符

宣詞，少頃即至。此等是業繫，尚如是速疾，何況不思議念力，仗阿彌陀本願功德，順水張帆，有何障難。是故念佛之人，應當遣此三疑。若不遣者，是真結習濃厚，是真念力輕微，是真十萬程遠。如人欲出門而自局其籬，是自不欲出，非無門過。

三、隨語墮者，六祖言：「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」龐居士云：「事上說佛國，此去十萬里；大海渺無邊，動即黑風起。」因此一輩無知，傳虛接響，謂淨土不足修，自障障他，深可憐憫。夫論宗門提唱，尚不言有佛，何況佛國；為欲破相明心，是非俱剳。如吹毛利刃，執則傷手；金剛栗棘，豈是家常茶飯。且宗門中，此等語句甚多，若一一執之，釋迦老子出世，將真以飼雲門狗子乎！又古德云：「如何是佛？乾屎橛。」果爾則凡見糞車糞檐溷廁，應當一一禮拜供養。《彌陀疏鈔》曰：「西方去此十萬億土，《壇經》言十萬八千者，是錯以五天竺等為極樂也。」此語近是，為六祖未閱大藏，聞人說西方，即以為五天竺者有之。教中分明言：極樂國三毒不生，得不退轉。今言西方造罪，求生何土？此亦一證也。然宗門中，此等一期之語最多，亦不足辯。噫！學人果能頓悟頓修，解行相應，如六祖投金漢水，遊戲生死中；如龐老雖不求生，亦何害于生哉。

四、狂恣墮者，有等魔民專逞狂慧，不肯持戒修行，妄引經中相似語言，如「煩惱即菩提、婬怒癡即梵行」之類，隨語生解，隨解發毒。果如彼說，迦文悟道，應親寶女；阿難婬舍，何須提[將/女]；六祖初隨獵人，尚未受戒，何苦但食肉邊菜也。經云：「尚無不殺不盜不婬，何況更有殺盜婬事。」豈有聞人呵沈水香，便謂應住坑廁者也！昔五天有僧達磨達者，有辯慧，師事師子尊者；尊者知其悟解，對眾稱之。至傳法嗣祖，則以授婆舍斯多。磨達心恨之曰：「尊者蓋知我之深，何故嗣位不以見授？」一日獨行度水，有女子浣露其足，磨達念曰：「此脛白皙乃爾。」尊者忽在旁曰：「今日之心，可授祖位乎？」磨達于是攝念，禮足求哀。即一婬戒，餘行可例。《般若經》曰：「罪不罪不可得故，應具足尸羅波羅蜜。」釋云：「罪不罪不可得者，非為邪見粗心言不可得。菩薩深入諸法相，行空三昧，慧眼觀故，罪不可得；罪無故，不罪亦不可得。若人貪著無罪，見破戒罪人則輕慢，見持戒善人則愛敬，如是持戒，是名起罪因緣，不名具足。」故知住戒即破，何況棄毀。戒執亦戒，始名持戒。諸大經言梵行不可得等，皆即此義。永明曰：「帶習尚被境牽，現行豈逃緣縛？猶醉象無鉤，癡猿得樹，奔波乍擁，生鳥被籠。是故菩薩，稟戒為師，常懷大懼。」又曰：「末代宗門中學大乘人，多輕戒律，所以《大涅槃經》扶律談常，則乘戒俱急，故號此經為續常住命之重寶。何以故？若無此教，但

取口解脫全不修行，則乘戒俱失。」故乘謂悟第一義，戒謂止一切黑業。祖師于此分四料簡：一、戒急乘緩。以戒急故，生人天中，如箭射空，力盡還墜；以乘緩故，雖聞大法，如聾若啞。二、乘急戒緩。以戒緩故，生惡趣中；以乘急故，常聞大法。如華嚴會上，八部鬼神是也。三、乘戒俱急，則生人天中，而常聞大法。四、乘戒俱緩，則墮三惡道，而永不聞法。是故乘戒二法如車二輪，廢一不可得。故龍樹曰：「破戒之人，如清涼地而有毒蛇，不中澡浴；其家如塚，人所不到，失諸功德。譬如枯樹，如田被雹，不可依仰。如大病人，人不欲近。譬如吐食，不可更噉。」菩薩如是苦口呵責，曾許人破戒不是？故千日學解，不如一日持戒，何得貪悟道之虛名，受泥犁之實禍，欺己誑人，枉遭王難。夫狂吠之人，無所不破，今獨言戒者，以邪見惡火，首燒戒寶故。又則戒是淨業之基，一切白法由戒生故。

五、支離墮者，多有法師，涉獵教典記注章句，執法身之假名，析名相之分齊，東緝西補，竟月窮年，弄比盧之畫面，坐法界之排場，貢高我慢，得少為足。聞人念佛則曰：「此小乘中攝，妄想之一法。」或云：「教海義深，爾輩鈍根，念此亦可。」或云：「此三藏中，為其藏攝。」或云：「此屬何教，似坊上小兒鬪曲以多為勝。」各爭己見，無實行履。如長爪梵志以論議力摧伏諸師，搪揆蹴蹋，無能制者；後至佛所作是念：「一切論可破，一切執可轉，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？何者是第一義？何者性？何者相？不顛倒。」作是思惟已白佛言：「瞿曇，我一切法不受。」佛問梵志：「爾一切法不受，是見受不？」梵志答言：「瞿曇，一切法不受，是見亦不受。」佛語梵志：「汝不受一切法，是見亦不受，則無所受，與眾人無異，何用貢高而生憍慢。」如是梵志不得答，自是服膺。是故當知，饑兒過屠門大嚼，止益饞心，無救枵腹。昔在江南，有一靈俐座主，為余辨析惟識，及示所得教中奧義，于諸名流注疏，多肆評駁。余問曰：「是可敵得生死不？」僧傲然曰：「有何生死可敵？」余曰：「是即是，但恐閻羅殿前，無譯字生，不會座主語言三昧也。」此雖一時戲笑，亦大中講席之病。奉勸少年開士，長篇短章，牽藤引蔓，口誦心憶，腦昏眼眯，究其效驗，不過上幾迴座，講幾期經，受幾個瞎漢禮拜；若無真實功行，唯添業債。何若一聲阿彌，直登不退，事一功百。如曇謨最講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，領眾千人。為閻羅所呵云：「講經者心懷彼我，以驕凌物，比丘中第一麁行。」即押付司。可為明戒。然有義解高流，因參教典，悟此西方不思議大事，以此自利利他，轉益未來，燃長夜炬，功德無量，又何必懲噎廢食，見蹶停驂哉！

六、癡空墮者，學道之人，稍窺法空，聞人念佛，即曰：「法離名字，若狥假名，轉益虛妄。何故？文言尚空，何況名號。」答：「《法句經》曰：『佛告寶明菩薩：「汝且觀是諸佛名字，若是有，說食與人，應得充饑；若名字無者，定光如來不授我記及于汝名。如無授者，我不應得佛。當知名字其已久如，以我如故，備顯諸法，名字性空，不在有無。」』《華嚴經》曰：『譬如諸法，不分別自性，不分別音聲，而自性不捨，名字不滅。』《群疑論》曰：『若言名字無用，不能詮諸法體，亦應喚水火來。故知筌蹄不空，魚兔斯得。』稱斯弘名，生實淨土，何得言虛？天台智者曰：『世間有空行人，執其癡空，不與修多羅合，聞此觀心而作難言：「觀心是法身等，應觸處平等，何故經像生敬，紙木生慢？敬慢異故，則非平等，非平等故，法身義不成。」答：「我以凡夫位中，觀如是相耳，為欲開顯此實相，恭敬經像令慧不縛；使無量人崇善去惡，令方便不縛，豈與汝同耶？」』上都儀曰：『夫歸命三寶者，要指方立相，住心取境，不明無相離念也。佛懸知凡夫繫心，尚乃不得，況離相耶。如無術通人，居空造舍也。』《法華經》曰：『汝證一切智，十力等佛法，具三十二相，乃是真實滅。』南泉大師曰：『微妙淨法身，具相三十二，祇是不許分劑心量。』若無如是心，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，皆是正因。百丈和尚曰：『行道禮拜，慈悲喜捨，沙門本事，宛然依佛勅，祇是不許執著。』《淨土指歸》曰：『圓頓行人，語默動靜，皆遵聖教，盡合佛心。若以念佛生心動念成妄想者，則息心無念，亦成妄想。』《首楞嚴經》云：『縱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』若以念佛著有為患，則執空之人其患尤甚。永嘉云：『豁達空，撥因果，潨潨蕩蕩招殃禍。』若以外求他佛為未達，則內執己心，不達尤甚。長沙云：『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為從來認識神；無量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人。』若以別求淨土為遍見，則執目前為淨土者，其失尤甚。《楞嚴經》說：『落魔道者，都指現前即為佛國，無別淨居及金色相，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，男女二根即是菩提，弟子與師俱陷王難，迷惑無知，墮無間獄。』若以執有修證為權說者，執無修證墮落外道，其禍尤甚。《楞嚴經》曰：『若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、受陰明白，自謂已足，則有一分大我慢魔，入其心腑，謂三祇劫一念能越，心中尚輕十方如來，何況下位聲聞、緣覺。不禮塔廟，摧毀經像，謂檀越言：「此是金銅、是土木，經是樹葉或是疊華。肉身真常，不自恭敬，却崇土木，實為顛倒。」疑誤眾生，入無間獄。』是故當知，執空破相，皆是魔屬。《智度論》曰：『譬如田舍人，初不識鹽，見人以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，問言：「何以故爾？」語言：「此鹽能令諸物味美

故。」其人便念此鹽，能令諸物味美，自味必多，便空鈔鹽，滿口食之，鹹苦傷口。而問言：「汝何以言鹽能作美？」人言：「癡人，此當籌量多少，和之令美，云何純食？」無智人聞空解脫門，斷諸善根，亦復如是。』思之思之，任爾一切空、生死空，爭柰閻羅大王空不得何。」

七、隨緣墮者，謂古人云：「隨緣消舊業，任運著衣裳，但順天真，萬行自圓，舉足下足，誰非淨業，何用種種作為？」答：「先德問曰：『即心是佛，何假修行？』答：『祇為是故，所以修行。』如鐵無金，雖經鍛鍊，不成金用。賢首國師曰：『今佛之三身，十波羅蜜，乃至菩薩利他等行，並依自法，融轉而行。』由眾生心中有真如，體大相大用大，今日修行，引出法報身等，由眾生心中有真如法性自無慳貪，今日修行，順法性無慳，引出檀波羅蜜等。《涅槃經》佛告師子吼菩薩：『一切眾生，皆有念心、慧心、發心、勤精進心、信心、定心，如是等法，雖念念滅，猶故相似相續不斷，故名修道。乃至如燈雖念念滅，而有光明除破暗冥；如眾生食，雖念念滅，亦能令饑者而得飽滿。譬如上藥，雖念念滅亦能愈病；日月光明雖念念滅，亦能增長草木樹林。』《寶積經》曰：『若無正修者，猫兔等亦應成佛。』牛頭融大師曰：『若言修生，則造作非真；若言本有，則萬行虛設。』《長者論》曰：『若一概皆平，則無心修道，應須策修，以至無修。』慈愍三藏錄曰：『若言世尊說諸有為定如空華，如何勅諸弟子，勤修六度，萬行妙因，當證菩提涅槃之果？豈有智者讚乾闥婆城，堅實高妙；復勸諸人，以兔角為梯，而可登陟乎！』由此理故，雖有漏修習，是實是正。如達摩對梁武之言，為彼貪著有為，因病發藥，何得以一期之語廢佛道業。且諸經中所謂，不住相戒施等者，謂有而不住耳；有而不住故，作而無作。今以本無為不住，如下里乞兒向人言：『吾不以富貴驕人。』豈非夢語！又復執言無作者，將須槁心枯體，如鑄金像等耶？抑猶酬酢應對，如常人耶？若酬酢應對者，應非無作；若言不乖無作者，觀佛禮念，本自天真，豈應獨乖。二義不成，即大妄語。是故當知隨緣任運，非是無作；若無作是隨緣者，蚓壤蛙泥，亦是隨緣，何不成佛？錯認祖機，執礫為玉，與市井兒所宗之無為教何以異哉！」

八唯心墮者，謂自性淨土，即俗恒真，七寶瓦礫，一道平等，但淨自心，何須分別？答：「汝言心淨土淨不須分別者，引汝入廁室中，能久住不？入死屍場，穢氣熏灼，不掩鼻不？與疥癩膿血之人，能同應器及床褥不？若不能者，此相即是厭五濁相。若居住尚須淨室，同遊尚宜淨侶者，此相即是忻淨土相。忻厭熾然，何謂平等？縱汝難忍能忍，如上所說種種濁穢，不求遠離，則諸蜣蜋鴉

犬，亦能親近，此種種物，豈皆得道？脫汝淨穢俱離，依然取捨，于唯心義，亦不相應。是故當知，諸佛以唯心故，忻厭出生；以唯心故，說名平等；以唯心故，莊嚴佛土。若不唯心，豈能隨念？若非平等，凡夫無分。穢尚不捨，何獨捨淨？捨既是心，取亦何乖？皆由不了佛旨 ，致斯妄執，但識惟心，疑義斯遣。」

九頓悟墮者，今世禪人皆云：「一超直入不落功勳，尚不求作佛，何況往生？」答言：「不求作佛者，捨身之後，將灰斷永滅耶？抑尚受後有耶？若受後有者，為生淨土耶？為生三界耶？若居三界，即不如淨土；若淨土者，即同往生。又先德曰：『夫善知識者，雖明見佛性與佛同等，若論其功未齊諸聖，須從今日步步資重。』又云：『未悟而修，非真修也；唯此頓悟漸修，既合佛乘，不違圓旨 。如頓悟頓修，亦是多生漸修，今生頓熟，此在當人時中自驗。』若所言如行、所行如言，量窮法界之邊，心合虛空之理；八風不動，三受寂然，種現雙銷，根隨俱盡，譬諸無病，不應服藥。如或現行，未斷煩惱，習氣又濃，寓目生情，觸塵成滯，雖了無生之義，其力未充，不可執云：『我已悟了煩惱性空，若起心修，却為顛倒。』然則煩惱性雖空，能令受業；業果無性，亦作苦因；苦痛雖虛，祇麼難忍。如遭重病，病亦全空，何求醫人，遍服藥餌？祖師云：『將虛空之心，合虛空之理，亦無虛空之量，始得報不相酬。』汾陽無業禪師云：『如今天下解禪解道，如河沙數；說佛說心，有百千萬億。纖塵不盡，未免輪迴；絲念不忘，盡從淪墜。』如斯之類，尚不能自識業果，妄言自利利他，自謂上流並他先德，但言『觸目無非佛事，舉足盡是道場』；原其所習，不如一個五戒十善凡夫，觀其發言，嫌他二乘十地菩薩。且醍醐上味，為世所珍，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藥。假使才並馬鳴，解齊龍樹，只是一生兩生，不失人身，臨命終時，一毫聖凡情量不盡，纖塵思念未忘，隨念受生，輕重五陰，向驢胎馬腹裏托質，鑊湯爐炭裏燒煮，從前記持憶想見解，一時失却，依舊再為螻蟻，從頭又作蚊虻，雖是義因，而招惡果。圓悟和尚曰：『生死之際，處之良不易，唯大達超證之士，一徑截斷則無難。然此雖由自己根力，亦假方便。于常時此小境界，轉得行打得徹，踐履將去，養得純熟，到緣謝之時，自然無性畏。是故古德坐脫立亡，行化倒蛻，能得勇健，皆是平昔淘汰得淨。香林四十年，得成一片；湧泉四十年，尚有走作；石霜勸人休去歇去，古廟香爐去。永嘉云：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」蓋競競業業，念茲在茲，方得無礙自在。既捨生之後得意生身，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，不由業牽，所謂透脫生死者耶。』當知諸大師密密履踐，祇是圖個生死好處。路雖不同，期于終淨一也。往有狂僧自負見地，余問之曰：『汝信得出家不？信得身在長安不？』僧

愕然曰：『惡得不信？』余曰：『汝夢中，或夢未出家時，見父母兄弟時，或為稚子嬉戲時，是時知身在客不？』僧曰：『不知。』余曰：『論汝信得出家及與行脚，可是極明極徹，汝見道明白，當不過此；然纔到枕上，返僧為俗，易客為家，己自不知，何況生死長夜，靠汝此子見地，焉能保其不顛倒也？』時僧悚然。」

十圓寔墮者，謂華藏世界一剎一塵，具含無量國土，本無淨穢，焉有往來。故長者言：「西方淨土是權非寔，以情存取舍，非法界如如之體故。」答：「若約真論，則華藏世界亦是權立，何獨西方。如論中言理智無邊，名之為普；知隨根益，稱之曰賢；是普賢菩薩亦權也。文殊師利是自心善簡擇妙慧，覺首、目首等菩薩，是隨信心中理智現前，是文殊菩薩等亦權也。又如此方聖賢，尼父、顏淵等，論中皆云此是表法，本無是人，是一切賢聖皆權也。今試定量：文殊普賢及與此方賢聖，權耶實耶？若言權，則現有其人及諸遺言往行；若言實，則是長者誑凡滅聖，犯大妄語。于此辯得，西方亦入剎塵，剎塵亦含西方，豈有權實。又若論中云：『蓮華藏體是法身隨行無依住智體之所報得；宮殿，總大悲含育之所報得；樓閣，即是智照觀根順悲濟物之所報得；其地金剛平等，自性法身之所報得；摩尼莊嚴，法身戒體隨行報得；金剛輪圍山，大悲戒防護之業之所報得；眾華，莊嚴萬行利生開敷之所報得；寶樹，建行利生覆蔭含識之所報得。但業不相應者，同住居而不見；猶如靈神及諸鬼趣，與人同處，人不能見。』若爾，則所謂華藏世界者與汝所見之剎塵，同耶？異耶？若云同者，目連、鶖子視聽尚隔；若云異者，何名一真？又如僧靈幹，志奉《華嚴》，作華嚴觀及彌勒天宮觀，至于疾甚目睛上視，若有所見。童真問之，答曰：『向見童子引至兜率天宮，而天樂非久終墮輪迴，蓮花藏是所圖也。』言終氣絕，須臾復甦，真問何所見。幹曰：『見大水遍滿，花如車輪，而坐其上，所願足矣。』言終而逝。故清涼國師云：『觀行則天童迎，而大水瀰漫，此與西方往生，為同為別？』」是故當知，漏巵勺海，螢火焚山，徒益疲勞。諸有智者，不應如是分別。

(謂娑婆在華藏十三層者，乃凡人之報土，非佛之淨土也。長者所論之華藏，與靈幹所生之華藏，皆是佛之報土，凡人所同住，而不見者也。)

西方合論卷之八(終)

西方合論卷之九

第九修持門

夫積劫情塵多生愛海，似蝕劍之苔花，若吞珠之泥繡，無礪不吐，去垢方明；欲得心淨，除非穢滅。悟者常須覺觀，迷人勤加折伏。其或愛鎖貪枷，亦當慟年惜月。孔子曰：「困而不學，民斯為下。」今欲一生超僧祇之果，十念攝億萬之程，豈是麁見浮思、結心塵口所能超越？不[拚-厶+云]一忍，空累多生，如法而修，免墮魔羂。

一、淨悟門。　二、淨信門。　三、淨觀門。
四、淨念門。　五、淨懺門。　六、淨願門。
七、淨戒門。　八、淨處門。　九、淨侶門。
十、不定淨門。

一、淨悟者，行者欲生實淨土，當真實參究，如法了悟。何故？悟是迷塗導師，如人入暗，當燃燈炬；悟是淨國圖引，如人行遠，當識郵程；悟是諸行領首，如人衝堅當隨將帥。一者、悟能了知即穢恒淨，不捨淨故。二者、聞淨佛國土不可思議，不怯弱故。三者、知畢竟空中因果不失，止一切惡法，不更作故。四者、知彼土不去不來，此亦不去不來故。五者、悟佛身量遍滿虛空，眾生身量亦遍滿虛空。如地獄業力，一人亦滿，多人亦滿故。六者、聞阿僧祇劫無量諸行，如人說彈指頃事，不驚怖故。七者、修十善三福，不住人天故。八者、如覺後憶夢中事，不作有無解故。九者、如眼見故鄉，信不信不可得故。十者、知法無我，順性利生，直至成佛，無疲厭故。菩薩入此門已，成就白法，隨意得生。是故《觀經》上品云：「深解義趣，于第一義，心不驚動。」《疏》云：「第一義者，謂諸法實相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。」又上品六念義云：「安心不動，名之為念。」《鈔》曰：「第一義理悉不為二邊所動，通名為念。」故西方，如韋提希、善財、龍樹等，以入地往生；此方，如遠公、智者、永明等，以證悟往生。一切經論中廣載，不能具錄。論中或有言生彼求悟者，為中下人說；至言悟自己佛不必求生，此則為十地菩薩以上說。若云悟第一義，諸結使未斷者皆不求生，則如龍樹、永明等，亦為捏目生花，無事多事矣！

二、淨信者，《智度論》曰：「若人心中有信清淨，是人能入佛法；若無信，是人不能入。譬如牛皮未柔，不可屈折，無信人亦如是。又經中說信為手，如人有手入寶山中，自在能取；若無手不能取，信亦如是。」昔王仲回問無為子曰：「如何念佛，得無間斷？」無為子曰：「一信之後，更不再疑，即是不間斷也。」仲回

欣躍而去。未幾得生，還來致謝。是故若人修行未能頓悟，當深植信根，不驚不動。一者、信金口誠言，決定當生故。二者、信自心廣大，具有如是清淨功德故。三者、信因果如形影，決定相隨故。四者、信此身形識，及一切世界建立，如陽焰空花無所有故。五者、信五濁惡世，寒熱苦惱，穢相熏灸，不容一刻居住故。六者、信一切法唯心，如憶梅舌酸故。七者、信念力不可思議，如業力故。八者、信蓮胞不可思議，如胞胎故。九者、信佛無量身、無量壽、無量光，不可思議；如蟻子身、蜉蝣歲、螢火光，同一不思議故。十者、信此身決定當死故。若人具有如是信根，舉足下足無非念佛。故知信之一字，通上中下；但信有大小，若無甚深信力，如無羽之鳥，決定不得飛故。

三、淨觀者，眾生無始垢穢，遍一切法，如麵入沙，似金在鑛。修淨業者，當加種種觀行磨鍊習氣，為白法之垣墉，作往生之津梁。一、淨觀，謂觀佛相好，如《十六觀經》所說故。二、不淨觀，謂觀身心不淨、器世界不淨，生厭離故。三、無常觀，謂觀一切法無定，如一美色，婬人觀之為樂；妬婦觀之為苦；觀行人觀之，種種惡露；異類觀之，如土木故。四、和合觀，謂觀是身是世界，是見聞覺知，如積木為屋，積土為壘，積雜彩為畫，無實體故。五、對治觀，謂觀自身何結最重，當用何法對治？如輕冷苦澁藥草飲食等，於熱病中為藥，於餘病非藥；輕辛甘熱藥草飲食等，於冷病中為藥，於餘病非藥。如是觀察對治故。六、慚悔觀，謂觀一切眾生無量劫來，與我互為父母兄弟姊妹男女，遞相婬毒曾不覺知；如梟獍殺父母，牛羊鴿雀配其親屬，彼不自知，而人觀之，慚愧譏咲。諸佛菩薩見于我等，交後如是，是故當生大悔恨故。七、念念觀，謂觀一切時中，幾許憶念佛心，幾許利生心，幾許垢淨沈掉心故。八、平等觀，謂觀一切色一色，無好醜故；一切聲一聲，無譽毀故；一切受一受，無恩仇故；一切義一義，無淺深故。九、微細觀，謂觀佛念法念，起于何來，去于何往故。十、法界觀，謂觀一毛一塵，一草一木，皆具有無量淨佛國土故。行者若行諸觀時，以第一淨觀為主，餘九為伴；如石中覓珠，若不破石，無緣得珠故。四、淨念者，念佛之法，名一行三昧，惟在決定，若不得念即有散漫，三昧不成。一、攝心念，謂一切處，攝念不忘，縱令昏寐，亦繫念而寢，不隔念、不異念故。二、勇猛念，如好色人聞婬女所在，高厓深澗燐途虎窟，必往不怯故。三、深心念，如大海深廣，必窮其底，覺路遙遙，不竟不休故。四、觀想念，謂念念中，見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故。五、息心念，謂息一切名心、官心、慾心、世間心、貪戀心、貢高心、遮護心、人我是非心，念佛故。六、悲啼念，每一想佛，身毛皆竪五內若裂，如憶少背之慈母，及

多慧之亡兒故。七、發憤念，如落第孤寒負才寂寞，每一念及殆不欲生故。八、一切念，謂見聞覺知及與毛孔骨髓，無一處不念佛故。九、參究念，謂念佛一聲，便念此聲落處故。十、寔相念，謂不以有心念，不以無心念，不以有無心念，不以非有無心念故，是為上品念佛門。若如是念佛者，現生必得見佛。

五、淨懺者，經云：「前心起罪，如雲覆空，後心滅罪，如炬破暗。」又云：「百年垢衣，可于一日浣令鮮淨，是故欲除重障，當勤懺悔。」一、內懺，謂懺心意識不淨因故。二、外懺，謂懺一切色一切聲，一切不淨法故。三、事懺，謂懺十八界、二十五有，八萬四千種種塵勞結使，障學阿僧祇劫，見佛利生諸行業故。四、理懺，謂懺入道以來，所得往解、所學經論、所聞奧義、作止任滅等病，障佛無漏智故。五、過去懺，謂懺無始世界所作黑業，如今生雖不偷盜，但所求不如意，即是盜業未盡；今生雖不邪婬，但值不隨意眷屬，即是婬業未盡；今生雖不謗法妄語，但言出人或疑信相半，即是謗法及妄語業未盡。於一切果中，察一切因，當知前生無惡不造，一一當懺悔故。六、未來懺，謂一切惡法即今便止，盡未來世，永不相續故。七、現在懺，謂懺現在世所有生老病死，種種苦業、種種煩惱業、舉足下足業、起口動心業，一切微細不可稱量業故。八、剎那懺，謂一念中，有九十剎那；一剎那有九百生滅，一生滅一懺故。九、究竟懺，謂等覺位中，有一分無明猶如微煙，究竟洗滌故。十、法界懺，謂法性中無我無人，普為十方過現未來一切眾生懺故。若能如是真寔懺者，一切障礙，悉得消滅，不離道場，得見諸佛。

六、淨願者，《智度論》曰：「諸菩薩見諸佛世界無量嚴淨，發種種願。有佛世界都無眾苦，乃至無三惡之名者。菩薩見已自發願言：『我作佛時，世界無眾苦乃至無三惡之名，亦當如是。』有佛世界七寶莊嚴，晝夜常有清淨光明，無有日月，便發願言：『我作佛時，世界常有嚴淨光明，亦當如是。』有佛世界一切眾生，皆行十善有大智慧，衣被飲食應念而至，便發願言：『我作佛時世界中眾生，衣被飲食亦當如是。』有佛世界純諸菩薩，如佛色身三十二相，光明徹照，乃至無有聲聞、辟支佛名，亦無女人，一切皆行深妙佛道，遊至十方教化一切，便發願言：『我作佛時，世界中眾生亦當如是。』如是等無量佛世界種種嚴淨，願皆得之，以是故名願受無量諸佛世界。問曰：『諸菩薩行業清淨，自得淨報，何以要須立願然後得之。譬如田家得穀，豈復待願？』答曰：『作福無願，無所標立，願為導御，能有所成。譬如銷金，隨師而作，金無定也。如佛所說，有人修少施福、修少戒福、不知禪法，聞人中有富樂人，或聞欲天色天，心願樂者，命終之後，各生其中。菩薩亦如

是，修淨世界願，然後得之。以是故知因願受勝果。復次莊嚴佛界事大，獨行功德不能成故，要須願力。譬如牛力雖能挽車，要須御者能有所至。淨世界願亦復如是，福德如牛，願如御者。』問曰：『若不作願，不得福耶？』答曰：『雖得，不如有願。願能助福，常念所行，福德增長。』」

以是義故，修淨佛國土者，當發大願。一者、不為福由故願，願為一切眾生蔭生淨土故。二者、不為眷屬故願，願治一切如來家生淨土故。三者、不為病苦故願，願醫一切世間無明等瘡生淨土故。四者、不為轉輪王故願，願轉諸佛如來法輪，作大法王生淨土故。五者、不為欲界故願，願離一切微妙五欲生淨土故。六者、不為色界故願，願離一切禪著生淨土故。七者、不為無色界故願，願盡種種微細流注，證無量相好身生淨土故。八者、不為聲聞辟支故願，願以福智二嚴，饒益一切眾生生淨土故。九者、不為一世界千世界故願，願代無央數世界苦，拔一切世界眾生生淨土故。十者、不為一阿僧祇劫千阿僧祇劫眾生故願，願代無量無數阿僧祇劫眾生苦，拔一切眾生生淨土故。若能如是發大願者，最後剎那，決定當如普賢願中所說。是故當知，願為截苦海之舟航，導極樂之明師故。

七、淨戒者，一切淨法，以戒為址。如人作舍先求平地；如畫師畫諸山水，先治光明素練，然後著彩，戒亦如是。是故戒為諸善法之首，入淨國之初門，若不持戒，如惡露敝女，欲入齋壇，無有是處。一、慳貪戒，謂行財命二施及與法施，無愛惜故。二、毀禁戒，謂五戒律儀戒，乃至無漏戒，滿足持故。三、嗔恚戒，謂以忍調心及于身口，若遇惡口刀杖所加，但自思惟業因緣法，作償負想、作導師想、作風寒冷熱想故。四、放逸戒，謂生死險道無放身處，如人持滿油鉢行懸繩上，不得左右顧視，及生第二念故。五、散亂戒，謂守攝諸根，息諸緣影，如護風燈，如防生鳥故。六、愚癡戒，謂以智慧破諸迷悶，如作務人常借日光，若是長夜諸作皆廢故；又如登覽當用開目，若是盲人及與睡眠，諸山河大地，與無等故。七、憍慢戒，謂不應以才辯故貢高，不應以悟解故貢高，不應以諍論故貢高；一切所得，如大地上塵，如鏡面上垢，不應以此垢驕彼垢故。八、覆藏戒，謂一切處諸佛，一切處菩薩，一切處神明，無可覆故。如日中逃影，波中逃濕，沙中逃塵，無可逃故。九、無益戒，謂一切嬉戲事無益，一切詩文無益，一切塵緣無益，一切口解脫無益，當遠離故。十、不住戒，謂如上持戒，但為生淨土饒益眾生，不求聞譽法，及諸人天二乘果故。菩薩如是行於淨戒，則能攝諸眾生，生于淨土。何以故？一切眾生，雖至冥頑，莫不欽仰戒德故。

八、淨處者，學道之人，既有志出塵，應當捨諸惡處。若不捨者，應是厭離未極；若厭離未極者，應是忻淨土未極。龍樹曰：「菩薩心不貴轉輪聖王人天福樂，但念諸佛，是故隨心所重，而生佛土。」今小小適意處，尚不能捨，何況轉輪聖王？如縛足欲行，繫翅求飛，去住皆累，兩心虛縈。一、繁華宣闐處當遠故。二、歌樓酒肆處當遠故。三、熱焰薰灼處當遠故。四、論除目及朝事處當遠故。五、恩愛纏縛及熟遊歷處當遠故。六、詩壇文社鬪章摘句處當遠故。七、譏刺古今，較長競短處當遠故。八、講無義味道學處當遠故。九、義解家鬪名相，矜小智之處當遠故。十、宗乘狂解，安談頓悟，輕視戒律之處當遠故。是等撓道與魔不異，是故當遠。行者若離是諸處，一切道業，即當成辦。

九、淨侶者，一切悟機非友不發，一切惡法非友不止；如車二輪，去一則蹶。是故世間文字諸戲論法，尚須同心印正，何況志求無上大道。《因緣經》曰：「譬如風性雖空，由旃檀林薝蔔林，吹香而來，風有妙香；若經糞穢臭屍而來，其風便臭。不如淨衣置之香篋，出衣衣香；若置臭處，衣亦隨臭。」友亦如是。是以行道，求友者，當嚴別淨穢。一、山林間適之友當近，能止躁心故。二、嚴持戒律之友當近，能淡諸慾故。三、智慧廣大之友當近，能出迷津故。四、總持文字之友當近，能決疑難故。五、寂寞枯槁之友當近，能恬進取故。六、謙卑忍辱之友當近，能銷我慢故。七、直心忠告之友當近，能抑諸過故。八、勇猛精進之友當近，能速道果故。九、輕財好施之友當近，能破大慳故。十、仁慈覆物，不惜身命之友當近，能摧人我等執故。若無如是淨侶，即當屏人獨處，自辦道業。以像設為師，以經論為侶，其他嬉戲之徒，寧絕勿通。如人園中雖無佳花，不植臭草，以無益賞心，徒增厭穢故。

十、不定淨者，一切眾生根器利鈍不同，如上諸法皆是上根利器，方得具足，是故如來有異方便，開九品之門，分上中下修習三等。一者、或解義諦，未全伏惑，或不深解，但能誦讀諸經故。二者、或但依語生信，或因他生信，或遇貧窮折辱生信故。三者、或觀金像，或隨意觀一相故。四者、或晨朝十念百念，乃至千念故。五者、或但懺諸麁重習氣，及十不善業故。六者、或為怖生死，發願往生；或遇苦難，發願往生，但不得作人天及諸福德願故。七者、或但持八戒五戒，乃至但戒殺盜婬妄故。八者、一切喧場不能卒離，但時時生厭離心故。九者、於諸世法中人不能即斷，但不隨順故。十者、如《觀經》下品中說，或但臨終十念故。如上諸法，但能至心受持一法者，皆得往生，唯不得疑信相參，若有疑者，一切諸行悉不成就。如人夜中獨趨遠道，不得生疑。是故眾生聞法疑

者，不如不聞。何以故？彼無聞者，但不聞法，非有障難，此則自作障難故。

西方合論卷之九(終)

西方合論卷之十

第十釋異門

夫西方大旨 ，經中自明；淨土要門，諸論具釋。如天親、智者、海東、越溪等，皆抉發幽微，舉揚宗趣；近則雲棲和尚，所著小本疏鈔，條分類析，精宏淵博，真照夜途之長炬，截苦海之輕舟。諸師所發，已無餘蘊。但諸經中，隨時立教，逗根說義，時有差別，致生學者疑畏。今略為拈出，博採諸論，附以管見，會歸一處，以便參攻。

一、剎土遠近釋。　二、身城大小釋。
三、壽量多少釋。　四、花輪大小釋。
五、日月有無釋。　六、二乘有無釋。
七、婦女有無釋。　八、發心大小釋。
九、疑城胎生釋。　十、五逆往生釋。

一、剎土遠近者，問：「大小本經，皆云西方去此十萬億剎，《觀經》獨云：『阿彌陀佛，去此不遠。』二說誰正？」釋：「以遠近無定故，故言亦遠亦近。何故？凡言某方者，某方至某方，至某方幾城幾剎者，是從色身建立；身相虛故，是故所計方向道里，亦皆不實，不得言誰近誰遠。如滇人言燕地遠，是從滇計故，燕實無遠；齊人言燕地近，是從齊計故，燕實無近。又如十步之地，蟻子即遠，大象即近，不應言遠是實。何故？是地不當從蟻計故。亦不應言近是實。何故？是地不當從象計故。又則計十步者，亦非是寔，何故？是地既不從蟻不從象，亦不當從人計故。《智度論》曰：『隨世俗所傳，故說有方，方實不可得。』問曰：『何以言無方是方，亦有亦常？如經中說日出處是東方，日沒處是西方，日行處是南方，日不行處是北方。日有三分合，若前合，若今合，若後合，隨方日分，初合是東方，南方西方亦如是，日不行處是無分。』答曰：『不然。須彌山在四域之中，日繞須彌照四天下。鬱怛羅越日中，是弗婆提日出，於弗婆提人是東方；弗婆提日中，是閻浮提日出，於閻浮提人是東方，是實無初。何以故？一切方皆東方，皆南方，皆西方，皆北方。汝言日出處是東方，日行處是南方，日沒處是西方，日不行處是北方，是事不然。』問曰：『我說一國中方相，汝以四國為難。以是故東方非無初。』答曰：『若一國中日與東方合，是為有邊，有邊故無常，無常故是不遍，以是故但有方名而無實。是則方所尚不可得，豈有程途？然亦不廢方所及程途故，何故？以不當從閻浮提計，亦可即閻浮提計故。如日雖非東西出沒，亦可言東出西沒故。』」

二、身城大小者，問：「《聲王經》曰：『阿彌陀佛與聲聞俱，其國號曰清泰。聖王所住，其城縱廣十千由旬。』《觀經》曰：『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，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五須彌山，佛眼如四大海水。』今計一海八萬四千由旬，四海合三十三萬六千由旬。身過其眼五百六十萬由旬，計所住城，尚少于眼三十二萬六千由旬，何況其身，不應身城懸絕如是。」釋：「海東《疏》中，亦有此問。《疏》曰：『彼佛有眾多城，隨眾大小城亦大小。大城之中，示以大身，小城之中，現以小身。《聲王經》言「十千由旬」者，是與聲聞俱住之城，當知佛身相當而住。《觀經》所說身高大者，當知其城亦隨廣大，與諸大眾俱住處。』故先德云：『《法華》中淨光莊嚴土，唯演頓故；《淨名》中眾香佛土，純菩薩故，所以彼佛但現高大之身。若安養土，頓漸俱談，聲聞菩薩共為僧故，故使佛示生身法身二種之相，三十二相，通于生法，大小共見；若八萬相，局在法身，大乘賢聖，方得見也。』是故應以藏塵尊特之相得四益者，佛為稱機現藏塵尊特身；應以八萬尊特之相得四益者，佛為稱機現八萬尊特身；應以三十二尊特之相得四益者，佛為稱機現三十二尊特身。如毘盧遮那，聲聞視聽，隔于對顏，不妨菩薩，更見大身。何故？佛身隨所被機，大小如日，光隨隙分大分小，而是日光無大小故。」

三、壽量多少者，經云：「彼佛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。」又云：「彼佛至般泥洹時，觀世音菩薩乃當作佛。」既當入滅，即是有量。釋：「先德云：『藏通補處彰佛有量；別圓補處顯佛無量。以十方三世一切如來，更無彼此，迭相見故；同一法身，一智慧故。菩薩機忘，如來應息，名補佛處，實異藏通，前佛定滅，後佛定生。故《金光明》四佛降室，《疏》乃釋云：「若見四佛同尊特身，一身一智慧，即是常身，弟子眾一故；若見四佛佛身不同，即是應化，弟子眾多故。」』故知全法界身，非生非滅，豈得豎分當現，橫論彼此；既非生滅，無量義成。且淨佛剎中，摩剎水樹，皆是佛身故。經中云：『是諸眾鳥，皆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。』《智度論》曰：『眾生甚多，若佛處處現身，眾生不信謂為幻化，心不敬重；有眾生從人聞法，心不開悟，若從畜生聞法，則便信受。如《本生經》說：菩薩受畜生身為人說法，人以說法希有故，無不信受。有人謂畜生是有情之物，以樹木無心而有音聲，則皆信受。』以是故水樹禽鳥，皆是佛身變現故。若佛壽量有盡者，道場國土及諸水鳥音聲，亦應有盡。若有盡者，不應有補；若無盡者，不應言滅。如虛空分齊，非有分齊，非無分齊，以不思議智照之可得。」

四、花輪大小者，小本曰：「池中蓮華，大如車輪。」《觀經》云：「一一池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華，團圓正等，十二由旬。」大本

云：「池中蓮華，或一由旬，乃至百由旬千由旬。」夫人世車輪，大不逾丈，縱復輪王千輻金輪，縱廣不過一由旬，何得大小相懸乃爾？釋：「花輪大小亦如身城，以眾生機有大小故，身城水樹現有大小，蓮華亦然。如初地化百佛剎，見佛百葉花；二地化千佛剎，即見千葉；三地萬葉；四地億葉；五地千億；六地百千億；七地百千億那由他；八地百千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；九地百千萬億阿僧祇國土微塵數；十地十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微塵數。以自受用身有大小故，見花亦爾，非是花有大小故。嘗聞僧言：『海邊有阿育王舍利塔，眾生見者光明各異，有見無光者，有見光如細豆許者，有見如棗炬者，有見如指頂大者，有見大如斗者，如斗者千不一見。』眾生同一肉眼所見尚異，何況菩薩聲聞乃至人天等，功用懸絕，所感花輪，焉得不殊。如此土中剎利貴種，飛樓傑閣遍滿城邑；寒微煢子，敝茅土窟乃至不得，不應難言大小懸殊。何故？是自福德所招故。寶池花相，應亦如是。」

五、日月有無者，諸本或言日月虛空；或言處空而不運轉；或不言有無；或直言無有。又經曰：「彼佛光明普照佛剎，無量無數不可思議，映蔽日月。諸聲聞眾皆有身光，能照一尋；菩薩光照極百千尋；二菩薩光明，常照三千大千世界。」如是雖有日月，如爝火之處太陽，豈有光照？若日月不能照者，應無晝夜。何故？經言晝夜六時，及與清旦食時等事，明知亦是權說，借此晝夜喻彼時分，非為實事。且晝夜往來者，是眾生心明暗傾奪感有此相，故淨佛國土，不應有此。如忉利而上，尚不假明日月，何況極樂？縱令有者，亦是彼化國眾生，色空見未盡，現有如是日月相故，而實佛土，無有日月。如《大論》曰：「釋迦文佛更有淨國土如阿彌陀佛；阿彌陀佛亦有不嚴淨國如釋迦文佛。」此隨機感說，亦不妨說有故。

六、二乘有無者，問：「天親菩薩無量壽偈曰：『大乘善根界，等無譏嫌名。』乃至『不聞二乘名，何況有實是？』諸經中皆言：『國土聲聞不可稱量。』何故？」釋：「先德云：『二乘生者，皆是臨終回小向大，以習小功深，聞佛所說及風柯水響，皆演小故，暫證小果漸次增進，至菩薩位，非是住小。』是故說無二乘者，有二義：一是決定二乘不生，是寔無故；二是不住二乘，是畢竟無故。辟如二人同官郎署，一人官止于此，一人將遷。止郎署者，可以稱郎，以無後官故；將遷官者，不定是即，以即畢竟改故。以是故淨土不得言有二乘，以畢竟至菩薩位故。」

七、婦女有無者，《聲王經》中阿彌陀佛，亦有父母，何得言無女人？釋此亦化作，如化鸚鵡。《海東疏》曰：「《聲王經》說安樂世界阿彌陀佛有父母者，是變化女非寔報女；又復雖有父母，而非

胎生，實是化生，假為父母。如彼經言：『若四眾能正受佛之名號，以此功德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即與大眾，住此人所令其得見；見已慶悅倍增功德，以是因緣所生之處，永離胞胎穢欲之形，純處鮮妙寶蓮花中，自然化生，具大神通光明赫奕。』當知父母假寄之耳。」或說《聲王經》中說有父母，是顯彼佛所住穢土。是義不然。何故？彼經既說寶蓮化生，又言二菩薩侍立左右，此等悉是淨土相，不異《觀經》所說故。當知彼經所說，提婆達多及魔王等，悉于淨土變化所作，不由此等為非淨土，如化畜生非穢土故。

八、發心大小者，魏譯三輩之中，皆有發菩提心，《觀經》下品，直言十念。諸經互異，今欲知會者，諸經皆是發大菩提心以為因故。何故？若是最初無大因者，其人雖復經耳，亦生疑難，何得頓聞頓信？是故當知下品十念者，亦是宿植大因，後生退墮，故其臨終遇善知識，如旱苗得雨，萌芽頓發故。若無因者，知識尚不得遇，何況信受。如聰慧貴遊之士，多有愈聞愈不信者，即知一聞頓念，非是小緣，不應以一生作惡，便謂此人無大因故。經云：「世間人民，得聞阿彌陀名號，若慈心喜悅，毛髮聳然，淚即出者，皆是累世嘗行佛道，或他方佛所嘗為菩薩。」是故不論顦愚黠慧，凡至心念佛者，皆是多劫深植善根，發大菩提心故。何故？所謂善根者，不專言智慧，若復無根，如種焦穀，豈有芽出？如世間弈棋小事，有無知賤流，頓學頓精者；有智士習之，終身居末品者，即知是因。小枝無因，尚不得入，何況大法？是故若有信是希有難信之法者，是人即是大心菩薩故。

九、疑城胎生者，元魏譯曰：「若有眾生，墮于疑悔，積集善根希求佛智、普遍智、不思議智、無等智、威德智、廣大智，於自善根不能生信，由聞佛名起信心故，以此因緣於五百歲處花胎中，猶如苑觀宮殿之想，不見佛，不聞法，是名胎生。」魏譯曰：「不了佛智，然猶信罪福，修習善本，願生其國，是故胎生。」宋譯曰：「眾生所種善根，不能離相，不求佛慧，妄生分別，深著世樂，人間福報，是故胎生。」王氏本曰：「若有眾生，修諸功德，願生彼剎，後復疑悔，不信有彼佛剎，不信作善得福。其人雖爾，續有念心，暫信暫不信，臨命終時，佛乃化現其身，令彼目見。以心悔故，其過差少，亦生彼剎，是謂胎生。」今按前二譯，但不信自性，不了佛智，名胎生故。宋譯則直言修善求生人天者為胎生，極樂國中無胎生故。若王氏則又以不信佛剎，不信罪福，暫信暫不信為胎生，異前譯中聞名起信，及修習善本二種往生。大約淨土中，略言九品，廣言千萬品，亦不能盡。如今生人中者，種種福報，種種罪業，各各不同，是故諸譯雖互異，皆為實語。就中元魏譯，旨趣尤奧，以不信自善根故，依他起信即是疑城。信自善根者，即頓

了自心不從他得，以入悟方能脫疑。是故未悟而修，終隔疑胎。胎以裹蔽為義，未悟之人，諸障未徹，合得是報。此等當在中下、下上品攝，何故？下品後二種，經歷六劫、十二劫方得花開，此但五百歲故。若如王本，則信佛猛利未若最後二種。又所生在其剎邊地，不應五百歲得見佛故。

十、五逆往生者，《大經》曰：「唯除造五無間惡業，誹謗正法及諸聖人。」《觀經》則五逆十惡，臨終十念，皆得往生。當知《大經》揀五逆者，以誹謗故。何故？入淨土以信為導師，誹謗是信之賊。如水無所不容但不容火，以火自不能容故；如風無所不入但不入石，以石自不堪入故。誹謗之人，燒正法如猛焰，障佛智如鐵壁，是故法海慧風，無因得受。《觀經》揀誹謗不揀五逆者，義同文異。以五逆雖至惡，尚無決定不信之見，不應揀故。然有大心之人，始或不信，後因啟發，猛省前失。如韓昌黎始斥佛骨，後歸依大顛；張無盡初詆佛書，欲著無佛論，後觀《淨名經》，大有省發，卒為宗門龍象，尤是法中希有之事。是故儒林英特，或有謬聽先入，誤謗佛法，但速圖改悔，即是盛事，不應以謗為障難故。

西方合論卷之十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